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卷四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士相見禮第三

鄭目錄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雜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大小戴及別錄皆第三疏正義曰單疏本始承摯相見下無之字釋文集釋毛本俱有○鄭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者謂始仕爲士者因職位相親而始行執摯相見之禮是鄭專指有位之士而言也然其實未仕之士以道藝相親而相見當亦用此禮又此篇主言侯國之士然亦兼天子之士在內賈疏謂天子之孤卿大夫士與諸侯之孤卿大夫士執摯既同禮亦無別是也不云見而云相見者據經賓初以摯見主人主人復還摯見賓是迭爲賓主故云相見也王制六禮相見居其一張氏爾岐云經初言士相見禮次言士見于大夫又次言大夫相見又次言士大夫見于君末及見尊長諸儀皆自士相見推之故以士相見名篇云雜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者案雜記原文云相趨也

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此皆謂送葬之事故鄭云會葬禮也彼注云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當為祔孔疏出宮而退謂柩出廟之宮門而退去哀次而退謂柩出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去也既封而退謂至窆覓而退也反哭而退謂至葬覓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虞祔而退謂至主人虞祔而退也此五者恩薄者退速恩厚者退遲鄭引相見也二句者明相見者之恩誼較朋友為疏而視相趨相揖相問者則為厚耳云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者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其別有八雖未言相見然相見亦是賓主相接之法故鄭云屬賓禮也郝氏敬云士相見禮士君子初相接之禮也古之君子論行而結交行苟同矣未遽合也必有介以相適有辭以相命有摯以相將有儀以相敬然後無苟合而免失身之悔然則儀禮一經特制相見之禮其以是與

○張氏爾岐云經本言士與士相見遷推至見君見禮已備凡燕見于君以下博言圖事進言侍坐諸儀法始類記文體例矣盛氏世云佐云此篇之經止士相見一章自士見于大夫以下皆記也其中見大夫

大夫相見見君三節文與本篇相似猶可曰自士相見推之也至凡燕見于君以下則其體宛似戴記且與彼大同小異者今案自凡燕見于君以下文體與經不相似非周公作張氏盛氏以爲記文說亦有見今並錄存之以詮來者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摯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摯以將其厚意也士摯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腒備腐臭也左頭頭陽也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今文頭爲脰

疏正義曰自此至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言士與士相見之禮其細目則再請返再辭摯而後見賓初以摯見次請賓反見次主人還摯見賓而禮成○摯唐石經及嚴本集釋經注俱作摯釋文作贄云本又作摯今本多作贄石經考文提要云案儀禮識誤云此卷中摯字經注凡四十有四皆從手今計經摯字二十監本作摯者四作贄者十有六岐出今从唐石經朱本

儀禮鄭注儀禮圖統作摯注見於所尊敬集釋無於字以
將其厚意也集釋無也字今所因緣之姓名也據疏或本
無名字嚴本俱有○釋文願見賢遍反凡卑於尊曰見敵
而曰見謙敬之辭也今案禮記少儀曰聞始見君子者辭
曰某固願聞名于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固願見方
氏慤云願聞名于將命者以其尊而不可以遽見故欲見先
聞其名與之相敵則不必先聞其名直曰願見而已此陸
殺之辨也今此士與士相見體敵故云願見不云願聞名
也　注云摯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摯以將
其厚意也云者案鄭注大宗伯云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又
注曲禮云摯之言至也通典云摯者至也以至信也君子於其
所尊必執摯以相見明其厚心之至以表忠信不敢相褻
也陳氏祥道云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
之無相瀆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
君而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摯不足以為禮
摯而不稱於德不足以為義此論摯之大略也云士摯用雉
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者曲禮曰凡摯天子鬯諸
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士執雉是其
用雉之證也說苑云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是其性
耿介也李氏云雉春交秋別旣別不襍是其有時有倫也

云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者書舜典曰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摯一死卽謂雉也白虎通云士以雉爲摯者取
其不可誘之以食備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
死義不當移轉也云夏用腒備腐臭也者周禮庖人曰夏
行腒鱐鄭司農云腒乾雉鱐乾魚後鄭云腒鱐嘆熱而乾
案乾則不腐臭故夏時用之敖氏云惟見冬夏而不言春
秋葢春則先從冬後從夏秋則反之亦若履然與云左頭
頭陽也者謂頭謂陽故在左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首與
頭同鄭注左首尊孔疏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
也云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者言顯見之心雖久
而無介紹以自通也云某子今所用緣之姓名也者卽介
紹也按鄭解鄉歛鄉射俱以某子爲姓氏此云姓名者賈
疏謂彼對面語故不言名此非對面之語若不言名直稱
姓是何人故以姓名解之其說是也云以命者稱遂主人
之意者葢主人若無見之之意雖有介紹先容亦不得讓
相就敖氏云以命以主人之命也言某子以主人之命命
某見乃敢見也語極明顯云今文頭爲脰者藏氏琳云貢
疏謂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脰項也項不得爲頭故不從也
士虞禮取諸脰膉注古文脰膉爲頭豎也案說文頁部頭
首也肉部脰項也二字義別鄭注士相見禮從古文不從

今文注士虞禮從今文不
從古文可謂各得其當矣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
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有又也某子命某往見今
吾子又自辱來序其意也
走猶往也正義曰某子卽上某子買疏謂某子是中閒
今文無走【疏】介紹之人故賓主共稱之是也張氏爾岐云
某子亦所因者之姓名以其前來通意故主人自謙言其
曾命某往見也某者主人自名也　注云有又也者詩長
發有虔秉鉞箋云有之言又也云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
又自辱來者是申言解有爲又之義敖氏作本字解云有
辱謂有所屈辱盛氏駁之謂當從注爲是云走猶往也者
賈疏謂直取急往相見之意非走驟之義故釋從往也云
今文無走者賈謂無走於文義
不足故不從今文從古文也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
終賜見命謂請吾正義曰注謂字閔葛俱誤在子字下
子之就家【疏】○張氏爾岐云命謂主人請就家之
命不足辱
不敢當也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
將走見不敢爲儀言不敢外貌爲威儀忠誠欲往也【疏】正
固如故也今文不爲非古文云固以請也義

曰注固以請下嚴徐通解俱有也字集釋及毛本無〇此賓再請而主人再辭也 注云固如故也者前云請吾子之就家今仍云然故云如故也云今文不爲非者賈疏謂非敢於義不便故不從今文云古文云固以請也者賈疏謂固請於文不便若有以字於文紓緩故不從古文今案下注云今文不爲非亦不從今文也固以請古文多以字葢涉下文賓對之辭而誤衍

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

言如固請終賜見也今文不爲非【疏】正義曰對唐石經補刻誤作用注言如故集釋作故嚴本及各本俱譌作固程氏瑤田云按上注云固如故也今解此固字即承用如故二字若作固則如字不可通矣今從集釋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

不得命者不得見許之命也走猶出也稱舉也辭其摯爲其大崇也古文曰某將走見【疏】正義曰此賓三請主人許出見之而又辭其摯也 注云走猶出也者與上注走猶往也殊者賈疏云彼據向賓家故走爲往此據出門故云走猶出也云稱舉也者爾雅釋言偁舉也郝氏義疏云偁又通作稱書敢行稱亂史記殷紀作敢行舉亂士相見禮聞吾子稱摯聘禮賓稱面鄭並

云稱摯也云辭其摯爲其大崇也者爲用摯禮大崇不敢當故辭之也云古文曰某將走見者賈疏云上已云某也固辭不得命於下不須云某於文便古文更云某將走見文疊故不從也

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見於所尊敬而無摯嫌大簡

疏 正義曰注云見於所尊敬而無摯嫌大簡者此釋所以必用摯之義也白虎通云相見有摯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故財帛者所以副至意也然則平等而相見亦有相尊敬之意故注云然

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言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己

疏 正義曰此賓嫌其無摯簡略而主人再辭其用摯也注云言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己者案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己是原其所以託言不足習禮之故禮謂賓客往來之禮不云不敢當而云不足習禮謙以辭之也

賓對曰某也不依于摯不敢見固以請言依於摯謙自卑也今文無也

疏 正義曰注末四字毛本脫嚴徐集釋通解俱有 注云言依於摯謙自卑也者依於摯謂託之以通意無所託則不敢見是謙自卑之解也云今文無也者謂古文作某也不依於摯今文無也字鄭從古文作某也者取其配文

足句非有他義後同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摯於庭既拜受送則出矣不受摯於堂下人君也今文無也疏正義曰注既拜受送嚴徐俱有受字盧氏據疏疑爲衍文非也今文無也四字集釋通解毛本同嚴徐作今文無脫也字從○此賓固請用摯而主人許之賓始以摯見也自敢不敬從以上皆賓在門外擯者往復傳言注云右就右也左就左也者謂主人就門右入賓就門左入門大門也門右門左詳士冠禮云受摯於庭者李氏云下記云君在堂升見此無升文則在庭也云既拜受送則出矣者謂主人既拜受摯賓既拜送摯而禮畢即出矣明未與敘殷懃故須反見也云不受摯於堂下人君也者意謂臣見君當受摯於堂此於庭是下人君也楊氏復云注謂下人君此義難曉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諸公之臣則受于堂又案聘禮賓私面于卿受幣于楹閒及衆介面則受幣于中庭以此言之則受于堂爲重受于庭爲輕其義可知也今案楊說

亦通云今文無也者義已詳前

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賓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臣初見於君再拜奠摯而出〔疏〕正義曰上賓出主人不送而使擯者請見賓亦不辭而反見者賓本爲見來也賓退主人送再拜賓不答拜義詳士冠禮褚氏云反見之爲儀則曲禮所云凡與客入者一節備之

注云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者江氏筠云賓之來介以通名摯以致敬其禮過崇是時相接以矜莊賓主之意兩皆未伸故主人須請見請見亦猶是相見而得以交歡心者蓋賓反見則爲燕見矣燕見之禮與始之致尊嚴者不同非燕飲之燕也今案賈疏以禮賓饗賓歡燕爲解謬甚方氏苞王氏士讓吳氏廷華章氏平皆辨之云下云凡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者此因經但言反見而反見之爲燕見其義未詳故引下文以明之江氏筠云案下文凡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雖不見此兩士燕見之禮然卽階之辯君所枉則知此得升堂矣卽言之安而後傳則知此得安坐矣於傳陳與言之儀則知此主與賓得各言所有事於詳論侍

坐之法則知此賓於主不嫌坐之移時此鄭之所謂交歡心者也豈燕飲之謂乎且鄭於凡燕見于君節注云此謂特立者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其義固自明之矣云臣初見於君再拜奠摯而出者之鄭欲明下燕見之昀爲反見其初見時竝無此法又欲見臣之于君其初見禮與此之賓主咨同則此反見時亦猶彼之燕見而非復如始之矜莊相接可知矣自賈疏目反見爲畱燕而後之論者竝此疑爲春秋戰國時公卿下士之儀經義不失之愈遠乎○以上賓見主人

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嚮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于將命者 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以其摯謂嚮時所執來者也嚮曩也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者 疏正義曰注謂擯相者毛本者作也嚴徐集釋通解楊敖俱作者○吾子辱使某見褚氏云辱字當一讀辱謂辱臨也因辱臨而己出見之若賓使之然故謙言使某見也○案還摯謙不敢當也士於士不終辭摯而有還摯大夫於士則終辭摯而無還摯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擯還之大夫於嘗爲臣者亦然　注云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者禮尚往來曲禮文王氏士讓云賓旣見而主人復見之所謂相見也云以其摯謂嚮時所執來者也者言其摯即

賓所執來之摯也云曏曩也者說文云曏不久也又云曩曏也是二字通莊子曰曩子行今子止以曩對今則曩爲前時也此經作曏爲正字或作鄉作鄉作向皆古字通用作晌則俗字也注云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者論語闕黨童子將命馬注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是將猶傳也周禮司儀注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擯相賓一人然則傳命卽謂擯者矣經云還摯于將命者敖氏云不敢席主人

主人對曰某也旣得見矣敢辭讓其來荅己也

疏 正義曰賈疏云上言主人此亦言主人者上言主人者據前爲主人而言此云主人者謂前賓今在己家而說也張氏爾岐云此下凡稱主人者卽前賓稱賓者卽前主人 注云讓其來荅己也者章氏平云案鄉飲酒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此以辭爲讓恐轉寫譔今案辭與讓大同小異注所謂讓卽經所謂辭也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于將命者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當也今文無也

疏 正義曰注末四字毛本脫嚴徐集釋通解俱有○上主人以旣得見爲辭故賓以非敢求見但請還摯爲對也 注云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當也者賈疏云賓主頻見是褻也今云非敢求見嫌褻主人不

敢當相見之法直云還摯而已**主人對曰某也旣得見矣敢固辭**固如故也**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言不敢以聞又益不敢當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不敢以聞謂不敢以還摯之事聞之主人但固請于將命者而已益自謙之辭　注云又益不敢當者不固敢當相見之禮也**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受之也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疏正義曰注云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者李氏云此不言主人出迎蓋同日也鄉射禮明日息司正主人猶出迎褚氏云今人交際以來而速答爲敬於同日則愈敬古人以異日爲敬同日而往謂之褻日故注云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亦因答者之敬心以爲差也敖氏云不日則俟主人之迎而卽自入蓋急欲還摯且尊主人也夫還摯何爭此斯須之頃而汲汲如是且賓旣尊主人主人顧傲然自尊不出迎乎揆之情理斯不然矣經不言者儀已具上文耳張氏爾岐云此上賓主之辭皆擯者傳道**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疏正義曰經明言還摯則摯卽其來之摯可知矣

氏章句謂禮尚往來復見宏別有摯非也敖氏云授受不著其所如上可知○以上還贄復見

右士與士相見之禮

士見于大夫終辭其摯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終辭其摯以將不親荅也凡不荅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賓

疏 正義曰此下分為五節士見大夫一也士嘗為大夫臣者見大夫二也大夫相見三也大夫士庶人見君四也他邦者之人見君五也皆由士與士相見之禮推之○注尊賓揚氏賓作賢　注云終辭其摯以將不親荅也者終辭不受也不言一辭再辭文省也士於士受其摯於親荅時還之大夫於士不親荅故不受其摯也敖氏云士於大夫降等者也受摯而不荅則疑於君也荅之則敵使人還之則又疑於待舊臣是以終辭之也云凡不疑於敵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者君謂本國之君也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故知不荅而受其摯唯君於己臣然也云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者案經云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明不出迎可知凡主於賓不出迎不出送入一拜皆降等之

禮宏然故鄭以爲正禮也曲禮曰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與此文同孔疏亦引此經釋之云送再拜尊賓者程氏瑤田云賓退之賓謂見大夫之士今案送而再拜卽降等之客亦然是尊之也凡送賓無論尊卑皆再拜惟喪禮之送賓也一拜○吳氏紱以此爲卑見尊之禮則由士推之凡卑見尊者皆可用此禮也

右士見大夫

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禮辭一辭其摯而許也將不答而聽其以摯入有臣道也疏正義曰嘗集釋通解毛本俱作常唐石經嚴徐楊敖俱作嘗案作嘗是也戴氏震云唐石經作甞卽嘗之俗體今从嘗○儀禮刹解云嘗爲臣者謂曏爲其家臣而今爲公士者如趙文子所舉管庫之士是也嘗爲臣則非始見矣亦必以摯者以始升爲公臣而見也敖氏云禮辭之者異於現爲臣者也現爲臣則不辭之 注云禮辭一辭其摯而許也者案某也辭不得命以下卽其許之之辭也云將不答而聽其以摯入有臣道也者上士見大夫以將不親答而終辭其摯此亦將不答而聽其以摯入爲其有臣道與

凡爲士者異也

賓入奠摯再拜主人荅壹拜

奠摯尊卑異不親授也古文壹爲一

疏正義曰敖氏云荅一拜者主人尊也言主人荅拜是不拜其辱矣今案曲禮曰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鄭注辟正君是現爲臣者且荅之況舊臣乎　注云奠摯尊卑異不敢授也者是亦以臣禮見也云古文壹爲一者詳士冠禮

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

還其摯者辟正君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賓退而主人不拜送亦異於不爲臣者也以其不現爲臣故當還摯某也大夫名吳氏疑義云下某擯者名

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

辭君還其摯也今文無也

疏正義曰注末集釋通解毛本俱作今文無也嚴徐俱作今文無脫也字　注云辭君還其摯也者解經辭爲辭還摯也言君者以嘗爲臣則有君義也

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

還摯者請使受之

疏正義曰郝氏云某非敢爲儀也擯者述主人命己之辭敖氏則以爲擯者自爲之辭盛氏云第三某字若作擯者自名終於義未協以還摯非出自擯者意也郝說似勝

賓對曰某也夫

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家臣稱私踐行也言某臣也不足以行賓客禮賓客所不荅者不受摯疏正義曰注云家臣稱私者玉藻曰士於大夫曰外私又曰大夫私事使私人擯蓋臣於大夫者爲私人也云賓客所不荅者不受摯者賓客之禮凡不荅者不受摯故言某是臣不足以行賓客還摯之禮也褚氏云上主人辭摯而云不足以習禮謙辭也此則直云賤私不足與行禮則是質言之非謙矣語似同意大別

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言使某尊君也或言命某傳言耳疏正義曰此還摯有三辭初言使某次言命某末復言使某故鄭分別解之謂言使某是其正尊君之義也或言命某則取傳言之義耳敖氏云云使猶命也是無甚分別矣與鄭異

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受其摯而去之疏正義曰敖氏云再拜者象受之於主人也　注云受其摯而去之者此因經無賓退之文故注補之謂受其摯即退之也

右士嘗爲大夫臣者見於大夫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 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

疏 正義曰儀禮識誤云釋文以索悉各反注同今注無以索二字經曰飾之以布維之以索注舉飾之以布全句釋之至下句不應獨曰維此必今本脫去之以索三字今增入今案戴氏震盧氏文弨皆從識誤是也但嚴本及各本維下俱無此三字未敢遽增而附其說如此○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上大夫卽三卿下大夫卽五大夫也詳聘禮君與卿圖事下儀禮釋官云案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此對文耳散文則通曰大夫此經諸篇之內有兼卿與大夫總言大夫者有上大夫單言大夫者有下大夫單言大夫者各依文求之可也相見以鴈者周禮大宗伯曰卿執羔大夫執鴈曲禮亦云卿羔大夫鴈是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也如執雉者謂執鴈亦左頭奉之與執雉同 注云鴈取知時者賈疏謂以其木落南翔氷泮北徂隨陽、南北今案大宗伯注亦云鴈取其候時而行云飛翔有行列者說苑云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白虎通云以鴈爲摯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遑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

也出皆以鴈爲鴻鴈之鴈經義述聞則謂鴈鵞也詳士昏禮納采用鴈下云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者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鄭注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孔疏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以相見也大宗伯注云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此鄭義也吳氏疑義云摯重於飾尙無王朝侯國之分豈一飾之微反繢與布各別乎且經明言飾若以布而不繢何取乎飾也今案吳說似有理此經言布曲禮言繢相兼乃備此云飾以布言其以布爲質也彼云飾以繢言其于布上畫之也二經似不必爲王朝侯國之別矣裁縫衣其身謂裁布縫之以衣其身也云維謂繫聯其足者維有繫聯之義故解經維之以索爲繫聯其足也索繩也雉不言維羔鴈言維以其生用之也褚氏云既裁縫衣其身翼竝在內矣止繫聯其足可也敖氏謂繫聯其足翼翼添翼字欲補注未備不知翼無須於繫耳

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胷前結之也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如之或曰麛孤之摯也其禮葢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

今文頭爲脰

疏 正義曰注羔取其從帥從嚴徐作後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從敖誤曰羔取其後帥案監本後作從疏引注文亦作從至其下釋乃云凡羔羊皆有引帥若卿之後君之命者也此釋亦誤以從爲後後字近從傳寫誤也校勘記云按作從是也黃氏丕烈云單疏魏氏皆作從嚴本誤秋閩監葛本俱誤作法　注云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者賈疏云凡羔羊皆有引帥若卿之從君之命者也今案春秋繁露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摯說苑云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摯白虎通云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云面前也者詳士冠禮云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胷前結之也者繫聯四足此解經四維之亦以索可知蓋以索繫其前足又繫其後足從腹下交出背上於胷前結之故云結于面也云如麠執之者秋獻麠有成禮如之者經云左頭則與雉鴈同矣而復云如麠執之者雉鴈兩足羔四足故其執之之法當如麠也麠鹿子蓋古時有獻麠之禮今禮文殘闕不可考矣賈疏諸麀人秋行犢麠故云秋獻麠若然麀人云春行羔豚亦當有獻羔禮何必云如麠也云或曰麠孤之摯

也者此鄭廣存異說耳周禮大宗伯及大行人皆云孤執皮帛唯白虎通云古摯以麋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麛與麑同當爲或說所本云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者其禮謂獻麛之禮左執前足右執後足是左頭也云今文頭爲脰詳前○賈疏云執摯者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摯尊無執摯見卑之法檀弓云哀公執摯見己臣周豐者彼謂下賢非正法也

如士相見之禮其大夫雖摯異其儀猶如士

疏 正義曰注云大夫雖摯異其儀猶如士者大夫之摯雖異於士然其相見之儀則同也敖氏云此士相見之禮蓋兼復見者言之也張氏云士與士相見敵者之禮也兩大夫相見亦敵者故其儀如之王氏士讓云此經言敵鈞者相見若上下大夫之互相見則經無明文○李氏紱云意下之見上當倣上經士見大夫之禮上之見下當倣下經異爵者見士及玉藻大夫見士之禮與

右大夫相見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下謂君所也蹙猶促也促恭慤貌也其爲恭士大夫一也

疏正義曰盛氏云此當以執摯爲句云始見于君執摯者見摯唯新臣有之常朝及燕見則不用也舊以執摯至下四字爲句非 注云下謂君所也者經義述聞云君所不得謂之下鄭說未安敖云至下謂當帶則是解至下爲極卑也然但云極卑而不指其處則安知不更下於帶乎恐古人無此不了之文法且上文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釋文奉芳勇反是摯當奉不當提正當用奉者當心之禮何得同於提者之當帶邪此云至下蓋謂執摯者行至君之堂下至堂下則與君益近故其敬益甚下文遂云容彌蹙也古者謂堂下爲下鄉射禮笙一人拜于下又曰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聘禮記曰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公食記卿擯由下注不升堂也禮運曰澄酒在下論語曰拜下禮也皆其證矣今案以堂下爲下解最直截鄭云君所者蓋謂堂下卽係君所說亦可通敖氏解至下爲當帶則盛氏亦駁之其說不可從也云蹙猶促也促恭慤貌也者鄭解蹙爲促而又以爲恭慤貌者言其恭敬誠實蹴踖不安之貌如是也詩小明政事愈蹙毛傳蹙促也或謂蹙與蹴通哀公問孔子蹴然辟席注云蹴然敬貌云其爲恭士大夫一也者經不言士明臣之見君皆然故云士大夫一也

庶人見于君不爲容

進退走 容謂趨翔 [疏] 正義曰賈疏以庶人爲在官府史胥徒之屬王氏昭禹謂非特府史胥徒而已凡民在焉王說是也方氏苞云古者天子諸侯耕耤巡方大詢時出皆與庶人接故庶人有見君之禮或謂下節注庶人之摯鶩五字當在此節據大宗伯庶人執鶩注云鶩取其不飛遷則兼凡民在內矣曲禮庶人之摯匹鄭注說者以匹爲鶩 注云容謂趨翔者張氏爾岐云庶人見於君不爲趨翔之容進退唯疾走而已卽曲禮云庶人僬僬今案不爲容甚于蹙進退走所謂不爲容也

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荅壹拜 言君荅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荅之庶人之摯鶩古文壹作一 [疏] 正義曰稽首頭至地拜之重者再拜稽首臣見君之禮也壹拜周禮所謂奇拜也曲禮曰君于士不荅拜也此荅壹拜者以其始見故也盛氏云案士大夫始見君之禮其詳不可聞矣以聘禮賓覲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及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參之則士大夫奠摯處當在門東拜亦北面也是時君位蓋在堂上荅壹拜者遙荅之也曲禮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熊氏謂以初爲大夫敬之始爲是與上文注云臣初見於君再拜奠摯而出謂拜畢卽出無升堂入摯之事也今

衆盧氏謂奠摯不升堂是矣至以覿與覿例之謂奠摯當
在門東恐非蓋覿與覿其後尚有升授之文故初時入門
即奠之此無升授之事則其奠不必與覿一覿同處但經無
明文難以臆擬矣　注云言君答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
不答之者上經並言庶人見君之禮而此答一拜惟
據士大夫言之是君於庶人不答拜也餘已詳前

右大夫士庶人見於君

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
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疏）正義曰他邦之人謂他邦之臣
非己臣也敖氏云人蓋通大夫士而言是也其執摯來見
也則使擯者還其摯不言于門外省文也賈疏云凡臣無
境外之交今得以摯執見他邦君者謂他國之君來朝此
國之臣因見之謂若掌客卿皆見以羔之類是也然不盡
此凡他邦之臣出亾來此國者亦當以摯見又定八年左
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
亦是他邦臣來見也篇末他國之人則曰外臣故此稱外
臣也敖氏云不有言外之也不敢辭尊君也再拜稽首受

亦若受於君前然也今案此與嘗爲大夫臣者使擯還摯略同然彼則受而後還此則不言受但言還彼還摯賓三辭乃受此則不辭而受者儀禮綱解云禮無受他臣摯法故賓卽還之亦無抗禮於他君法故辭卽受之也

右他邦之人見於君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疑度之

疏 正義曰以下襍記諸儀分爲六節燕見于君一也進言二也侍坐三也賜食賜飲四也先生異爵者見士五也廣言稱謂及執幣玉之儀六也○注鄉之嚴本作鄉各本同毛本作嚮○郝氏敬云燕見謂私見非公朝行禮之時今案公朝行禮面位有一定此燕見面位無定也　注云辯猶正也者鄭注玉藻辯色始入亦云辯猶正也鄭意蓋謂臣之見君當以北面爲正故必正君之南面乃可北面鄉之故注又云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也云君或時不然者解經若不得三字謂不得君之南面則君或西面或東面也云當正東面若正西面者謂君西面則臣

當正東面君東面則臣當正西面也此釋經則正方三字方猶鄉也曲禮曰立必正方是也云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者據注又云疑度之則訓疑爲擬謂不得擬度君所處而邪鄉之凡臣之事君無一不當出於正故其見君面位亦不苟如是也云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者鄭恐人疑燕見爲燕飲之燕故特辨之圖事詳聘禮君與卿圖事下張氏爾岐云注知燕見非立賓主之燕者以燕禮君在阼階以西面爲正也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

疏正義曰此謂燕見而君若在堂則升堂見之也正禮升堂有一定之階此則無之惟辨君所在耳敖氏云方猶常也與上正方之方異義

注云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者言或東或西無一定之階惟以近君爲便也若燕禮則君升自阼階賓主人升自西階有定階矣故知此亦非立賓主之燕也案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外皆係平地無堂無屋無階惟燕朝在路門內有堂有階亦詳聘禮然則此節所云見當在燕朝矣敖氏云此云君在堂則上之燕見未必尊在堂也

右燕見於君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凡言謂己爲君言事也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古文妥爲綏【疏】正義曰注云凡言謂己爲君言事也者凡進言之法自言曰言因問曰對二者不同也云妥安坐也者爾雅釋詁文敖氏訓妥爲安謂安和其志氣乃言褚氏云郭注爾雅引此經爲證又詩以妥以侑毛傳亦云妥安坐也可見古人訓妥總以安坐爲義無有言心之安和者且此妥字指侍君安坐而言不指己說今案褚說是也云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者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是君有問即宜速對經云妥而後傳言乃專指自言者言之不兼對在內也云古文妥爲綏者胡氏承珙云說文無妥字案鄭注曲禮大夫則綏之云綏讀曰妥又國君綏視云綏讀爲妥是綏有妥音段氏云妥字見禮經小雅許蓋偶遺之今案此今文妥正字古文綏俗字

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

者言言忠信也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言使臣者使臣之禮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祥善也居官謂士以下〔疏〕正義曰敖氏云今本言忠信慈祥大戴禮注引此無忠信字今有之者蓋因下文有言忠信三字而誤衍今案石經嚴本俱與今本同盛氏云有忠信二字於義亦通況此本流傳已久未可輕刪也○張氏爾岐云所與言之人不同則言亦各有所宜言雖多端大旨所主不離乎此今案與君言言使臣者方氏苞云人君治政成民一日萬幾而要道莫如使臣能使大臣羣臣皆稱其職而各盡其材則萬事得理而民無不安矣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者言方氏云始仕者雖有職事尚未得自達於君故與居官者言但言忠信至於大人則忠信不必言當勉以事君之大義所謂以道事君也與老者言使弟子者老者為後生所取法故與之言使弟子之事賈疏云書傳大夫致仕為父師士致仕為少師教鄉閭子弟雷次宗云學生事師雖無服有父兄之恩故稱弟子也今案此經所謂老即指年高德劭之人不必定屬父師少師賈說似泥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者幼者即承上弟子言論語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又曰入則事父兄孝弟為人之本故與幼者恆言及此也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者上言

老與幼此言衆則是强壯有作爲之人又下別言居官者則此衆係泛指民庶非有位者可知凡人與人相接必以忠信爲要忠信則蠻貊可行不忠信雖州里難行故與衆言以此爲先也又人與人相接貴有親厚之意而不可有乖戾之心慈祥者天地之善氣而仁德之流行也常言及此則有以消其惡念而人皆可爲善矣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者此指庶司百執事之人必以忠信爲事上接下之本也但上與衆言兼及慈祥此不言慈祥者方氏云居官而偏於慈祥則容奸引惡而反爲民害矣非衆人之比也

注云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者自與君言以至居官衆人所謂博陳也此皆從容燕處講論之言非因事陳說故知爲燕見言語也儀疑當作義上節安而後傳言及下三節是言其儀此則言其所當言之義也云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者論語曰君使臣以禮故知此所言者乃使臣之禮也或疑之禮也之字當作以非云大人卿大夫也又云居官謂士以下者古者建國必立三卿又有五大夫皆所以佐君出治者其下上士中士下士及庶人在官者皆屬於卿大夫不能自達於君是士以下與卿大夫尊卑迥殊鄭見經言大人於君下而又別言居官者故以卿大夫爲大人以士以下爲居官者其解甚確而或且疑之不知此經

大人猶言大臣以別於居官之爲小臣云爾云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者案臣事君以忠亦論語文云祥善也者爾雅釋詁文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

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荅應之閒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爲嫌解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古文毋作無今文衆爲終

疏○正義曰石經考文提要云毋改監本毋譌毋○吳氏疑義云大人當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凡德位尊者言之與上大人不同褚氏云此大人君與公卿大夫俱在內注專指君敖專指公卿大夫俱偏今案吳褚之說是也注云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者謂進言之初必先觀其顏色之可否故視面也論語曰侍于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云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者抱在袷下帶上謂既進言之後不敢視面而視抱者容聽者思之且以視下於面爲敬也云卒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者謂欲察其言之聽納與否也故云又面也此論與言時之視有此三者與曲禮所云天子視不上于袷不下于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論緑常視法不同

也云毋改謂傳言見荅應之閒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
動者謂傳言而聽者未荅則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
失容也褚氏云此當以注正容體義爲長敖氏謂不可以
久故或改則經文始中卒三視已屢變矣何得云毋改乎
云爲嫌解惰不虛心也者解與懈通言其所以毋改者爲
恐自變動則容體近於懈惰且似不虛心以待聽言者之
荅也云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鄭意以此大人爲君故
言諸卿大夫同在此其實非君亦有同在之人褚氏謂公
所俱可衆人同在是也云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者謂
同在此之衆人其視君之儀一與此同也云古文毋作無
詳昏禮今文衆爲終者賈疏云以上已有卒卒爲終故從
古爲衆也胡氏承珙云若衆爲終不獨與卒視面卒字爲
複且上文云毋改鄭云毋自變動不必複言終皆若是矣
敖繼公謂衆字無意義宜從今文作終非也今案衆字古
有終音故今文訛作終惠氏棟云易襍卦大有衆也荀爽
本衆作終春秋傳有魯大夫衆仲明堂月令云衆雨丞降
釋草云濼貫衆皆讀爲終是也

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因觀安否何如也今文父爲甫古文毋爲無

疏 正義曰注古文毋作無作通解毛本俱作爲嚴

徐集釋俱作作○敖氏云此謂與父言之時也其異於上大人者遊目耳今案上節云凡與大人言此云若父緊承上說則敖以此爲與父言之時是矣曲禮曰士視五步鄭注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此經云遊目亦謂得旁遊也但其上下仍有節限曲禮又曰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故此經直云毋上于面毋下于帶也 注云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者此釋所以得遊目之故蓋非不主敬也但敬心不如孝心之摯耳所云因觀安否何如也者謂所視廣則得觀親之安否也褚氏云云上經所云視面視抱雖有上下而目睛專注只一直線不旁遊也若旁遊則目光可四注矣益不四注不足以察親體之安否敖氏謂與視面視抱無異如是則何謂遊目今案褚說是也云今文父爲甫詳冠禮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

疏 正義曰此云云若不言則上爲與言時明矣李氏云荀子云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案視足視膝統謂視大人與父也郝氏以爲自視非 注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者案立而行則足先動坐而起則膝先動故注以伺其行起解經視足視膝也敖氏以爲益恭失之矣

右進言之法

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

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日晏近於久也具猶辨也改居謂自變動也古文伸作信早作蚤

疏 正義曰注及國中賢者也中下集釋有之字問日日晏日下敖氏有蚤字具猶辯也辯釋文作辨張氏識誤云注曰具猶辨也案釋文云辨皮莧反從釋文校勘記云案張氏所見注作辨與今本異說文有辨無辨則當以辨爲正作辨非也作辯尤誤今案嚴本亦作辯非○此及下節論侍坐于君子之法自欠伸以下數者皆倦怠厭客之意故侍者可以退敖氏云卑幼之於尊長者請見不請退而此乃得請退者緣君子意也可者許之之辭

注云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者賈疏云禮之通例大夫得稱君子士賤不得也又鄉射禮注云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然則君子亦德位尊者之稱也云志倦則欠體倦則伸者陳氏澔云氣乏則欠體疲則伸郝氏敬云張口曰欠舒體曰伸張氏爾岐云欠引氣伸撟體皆足與注說相發明云問日晏近於久也者謂其時之久也

云具猶辨也者特牲宗人告有司具注同具字不作器俱解注云猶辨解具爲備辨與廣雅釋詁訓具爲備同也郝氏張氏謂從者以食具告君子敖氏則謂君子告從者盛氏云以食具告蒙上君子而言亦謂君子告其從者案此說是也告從者即謂告以所食已具辨否也若敖云所食之具則解具字未的矣云改居謂自變動也者謂君子不安其位而自變動是有倦意也云古文伸作信早作蚤者胡氏承珙云說文伸屈伸从人申聲禮記儒行竟信其志注云信讀如屈伸之伸假俗字也信或爲申是屈伸字作伸漢時已通行故鄭許皆從之耳早正字蚤古文假俗字漢書多俗蚤爲早晚字鄭注王制引詩四之日其蚤作其早而箋詩不破蚤字者始以假俗人所共識歟此經鄭俱從今文不從古文取其當文易曉耳○禮記曲禮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暮侍坐者請出矣鄭注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孔疏撰杖屨者君子自執杖在坐著屨升堂脫之在側若倦則自撰持之也視日蚤暮者君子或瞻視其庭影望日蚤晚也少儀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鄭注以此告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告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孔疏還轉也謂君子自轉屨也今案此二經皆

言侍坐請退之事而文與本篇有小異又玉藻曰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云云亦侍坐於尊長之法以竝錄於此以備考

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

問夜問其時數也膳葷謂食之葷辛也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古文葷作薰

〇疏 正義曰注膳葷謂食之敖氏無葷字食之以以止臥之下集釋有可字

此竝言夜侍坐之法問夜膳葷皆有倦意故可請退也注云問夜問其時數也者亦因時之久而問也時數賈疏謂若鐘鼓漏刻之數也云膳葷謂食之者解膳爲食也云葷辛物葱薤之屬者禮記內則膾春用葱又云脂用葱膏用薤又葱亦作蔥薤亦作䪥爾雅釋草䪥鴻薈郭注即䪥菜也釋草又云茖山蔥葝山䪥䪥是葱薤之產於山者蓋二者其味作辛故云辛物說文蒜葷菜也玉藻注又以葷爲葷是葷不止葱薤故言之屬以該之古所云不茹葷指此非謂不食肉也云古文葷作薰者賈疏云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作此葷鄭注論語作君薰義亦通若作薰則春秋一薰一蕕薰香草也非葷辛之字故疊古文不從也臧氏琳云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注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葷薑及辛菜也葷或作焄又祭義焄蒿悽愴注焄謂香臭也說文火部無焄字故鄭注士相見禮從今文

作葷而不用古文古文蓋以聲同通俗又注玉藻從葷不從焄則以焄爲俗字也據玉藻注則祭義焄當作葷賈疏謂鄭注論語作焄論語經無焄字蓋鄭注中有此字然鄭注玉藻既定作葷不容復自用焄當亦俗寫誤也章氏平云案說文亦以葷爲臭菜薰爲香草但古文假借依聲恐不得以後世字訓律之今案今文作葷是正字古文作薰是俗字臧氏謂聲同通俗章氏謂假借依聲其說是也

右侍坐於君子之法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

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今文呫嘗膳【疏】正義曰注於其祭食毛本於其作食其敖氏作謂君程氏瑤田云食其二字可疑敖作謂君亦難据信盧氏云宋本作於其今案嚴本集釋亦俱作食其戴校集釋改食爲於黃氏校錄云作於其爲是謂於君祭食之頃也此謂君與之禮食嚴本及各本如是楊氏此作食集釋與下有臣字膳謂進庶羞敖無進字今俱從嚴本○若

君賜之食謂侍坐於君而君或賜之食也此句直貫下節本節是言無將食者之禮下節是言有將食者之禮不以客不客分也夏氏炘云先飯者飯黍稷也徧嘗膳者嘗庶羞也飯嘗畢則以酒漱口而飲而俟又必君命之食然後食者黍稷庶羞已飯嘗畢若已食然故必君命之食然後食也今案盛氏疑君命之食然後食七字爲衍文非矣注云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者論語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注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粢此云於其祭食臣先飯彼云於君先祭則先飯矣二注義同亦可證此注於其祭食之確爲於字也賈疏云凡君將食必有膳宰進食則膳宰嘗君前之食備火齊不得下文是也今此文謂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自已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爲君嘗食也云此謂君與之禮食者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仍非正禮會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會故知小小禮食此郎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彼云客之則此注禮食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經義述聞云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君命之祭然後祭也二

者不同鄭注賈疏強合之非也論語邢昺疏曰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會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非客之之禮也邢氏之說足以正鄭賈之失矣又侍會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今按本篇言若君賜之會則君祭先飯明當君祭之時臣即先飯與玉藻言客之言命之祭而後言先飯者自殊不得率合爲一逝聞之說是也褚氏云君若客之則命之祭即玉藻前一條是也若不以客禮待之而通無嘗食者則此經君祭先飯云云是也若有嘗會者則此經若有將食者云云及玉藻若有嘗羞者一條是也當分三節看此經視玉藻少客禮侍之一曆玉藻視此經少不以客禮待之而無嘗會者一曆兩經參考始備始明今案邢疏多本玉藻孔疏唯云此言君祭先飯則非客之之禮也乃邢氏鄉語鄉黨圖考常敬之恐非蓋論語言侍會於君君祭先飯與此節正同非客禮也云膳謂進庶羞者此云徧嘗膳玉藻云辯嘗羞知膳即羞也然周禮膳夫注云膳牲肉也若有滋味者是二字對文異散則通偏正字辭假字也云既嘗庶羞則飲者玉藻注云飲利將會也云今云呫嘗膳者盧氏詳校改云爲文臧氏琳云釋文

引穀梁傳未嘗有咕血之盟咕嘗也今穀梁莊二十七年傳作歃血無咕嘗也語惟玉篇口部引穀梁與此同知古本作咕說文口部無咕食部有餂云相謁食麥也穀梁傳當本作餂訓為食與嘗義合廣雅釋詁咕嘗同訓為食則餂為咕之本字無疑咕既訓嘗咕下不當更作嘗字益古文偏嘗膳令文偏咕膳今之咕嘗膳當作今文云咕膳文字脫嘗字衍也案此注疑有脫誤如臧氏說今亦可通○又玉藻曰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言先生異爵則非君也此侍食得祭而云後者以其為降等之客故後主人也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此雖非專指侍君食言然先飯後已亦可為先飯後食之證也

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疏 正義曰注膳夫下通解毛本有授祭二字嚴徐集釋楊敖俱無案周禮原文有鄭節引以證嘗食也無者是○此與上節皆是侍食之常禮上節謂膳宰不在此節謂膳宰在也據此經言若有將食者則上節是無將食者可知玉藻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與此節正同此不言飯飲而俟者省文也夏氏炘云俟君之食然後食不待命者未嘗嘗食君

賜食之意未終故不待命俟君食卽食也此食亦謂黍稷玉藻又曰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則食庶羞矣又曰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旣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旣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皆士相見所不具必合考之而君賜食之禮始畢矣　注云將食猶進食者將猶進也進食者卽指謂膳宰也云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者對上注示爲君嘗食也玉藻注云不嘗羞膳宰存也與此注義同云周禮膳夫品嘗食王乃食者彼注云品者毋物皆嘗之道尊者也諸侯掌膳食之官謂之膳宰天子謂之膳夫共職掌正同故引周禮膳夫文以證也餘詳燕禮膳宰具官饌于寢東下

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

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受爵者於尊所至於授爵坐授人耳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釂然也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疏】正義曰此謂侍君坐而君或賜之飲也玉藻曰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與此節略同孔疏謂此爲朝夕侍者得賜爵法非燕飲大禮是也曲禮曰長者舉未醻少者不敢飲鄭注不敢先尊者盡爵曰醻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孔疏謂曲禮與燕

禮合而與士相見及玉藻違案士相見玉藻二文皆先君
卒爵而此云後飲者此據燕飲正禮故引燕禮以證之先玉
藻及士相見謂私燕之禮故不同也又玉藻孔疏云此經
先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
則先受而後再拜此不同者熊氏云燕禮據大飲法故
先受爵而後奠爵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故再
拜而後受是本篇所云與玉藻合與曲禮燕禮異也經云
下席又云升席褚氏云據此知士於侍飲侍食時堂上亦云
有席侍食不祭而侍飲祭者方氏苞云君已祭臣先飯而
徧嘗膳至食時又祭則飲褻矣酒異爵則祭無嫌饋食禮尸
每獻必祭祝佐食主人主婦又各祭酒是也敖氏云臣先
卒爵亦先飯嘗膳之意君卒爵而授虛爵則授爵亦先於
君矣皆與大飲之禮異也案玉藻此下有云君子之飲酒
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
以退亦本篇所未具又案左傳云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
也若燕飲大禮則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有無算爵非止
三爵而已故知此節為尋常侍飲法也　注云受爵者於
尊所者案曲禮曰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鄭
注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孔疏前一說謂尊所者
以陳尊之處也侍者起而往尊處拜受酒是以尊為盛酒

之尊後又引何氏云尊者主人也拜者在尊所對主人也衞尊謂主人尊也是以尊爲主人二讓不同當從後讓云至於授爵坐授人耳者賈疏云見曲禮與玉藻竝此文竝無立授之文故知坐授也敖氏以爲與授盛氏謂當從注說是也云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釂然也者釂盡爵也言俟君卒爵盡欲其盡爵亦勸飲之意也云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者胡氏承珙云案無君字則不明所賜且此文上下與玉藻文略同彼有君字故鄭從古文也

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隱辟俛而逡遁興起也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於己大祟不敢當也

疏正義曰注俛而逡遁釋文集釋楊氏巡俱作遁嚴本作巡○玉藻亦曰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孔疏坐跪也初跪脫屨堂下爲敬故退而跪取屨也曲禮曰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孔疏謂室有兩人故戶外有二屨此謂體敵者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故少儀云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今案此謂熟客往來故得入屨室若平常行禮則脫屨皆於堂下曲禮曰侍坐於長者屨

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鄉飲酒禮司正請坐于賓賓主人介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故少儀又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初脫屨在堂下退取屨亦在堂下也玉藻此下有云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亦本篇所未具孔疏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不敢顧辭郝氏謂不回顧君告辭是也注云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者上言君賜食賜爵則此言退卽謂食之飲之而退也楊氏以此與上別爲一節非矣云隱辟俛而逡巡者曲禮曰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此隱辟卽謂屏於側也又曰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俛而納屨此而後屨卽謂納屨也俛與俯同逡巡卽釋辟字意云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於己大崇不敢當也者張氏爾岐云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卽臣辭君興之語也今於君降送而不敢辭者經云君若降送之言若不定之辭明非常禮故云於己大崇不敢當也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

下亦正義曰注亦字通解作猶○敖氏云大夫起而退降也

疏則君與下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于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大夫位尊不嫌與君爲禮故得辭也此著大夫則上之不敢辭者爲士明矣今案韋氏丕讀大夫則辭

爲句謂士不敢辭大夫則辭也褚氏謂當以辭退下三字連讀案退下及門皆指臣言敖氏分折極細若三字連讀義難通矣　注云下亦降也者上經君若降送之降謂降階此下亦謂降階也

右臣侍坐賜爵賜飲及退去之儀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　疏　正義曰先生異爵者尊于士前有士見于大夫之禮此則先生異爵者不特來見士蓋慕德而不以爵位拘也辭不得命謂辭之而不見許也曰字直貫至將走見句某無以見張氏爾岐謂無故不敢輕見姜氏謂無德可以辱見盛氏則云以因也言己欲見尊者而無因見則見字指見先生異爵者言其說較勝　注云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者賈疏云此上相見本文是士故以卿大夫爲異爵也然則先生亦即致仕之卿大夫矣云辭辭其自降而來者以尊而請見卑是自降也云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

人敬賓則先拜賓者前經主人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拜固是先拜矣然彼之拜爲迎賓此拜爲先見其所以拜不同張氏惠言云當出門北面再拜如相見賓摯之拜與鄭解先見爲先拜故引曲禮以證之曲禮本文作客此引作賓者二字通也吳氏疑義云以本欲往見今先見之於家曰先者對往見爲後也其說亦通敖氏謂先拜之先當作走非矣

右先生異爵者見士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者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

疏 正義曰注不稱寡者毛本者作君嚴徐集釋作者是也○此節疑有譌舛解者雖多郤少確詁今惟擇其近是者錄之以待後人考定焉李氏云玉藻曰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公事爲擯謂聘也上大夫曰寡君之老下大夫曰寡大夫儀禮糾解引三禮館議云此經據玉藻釋之文義自明非以

君命使句所謂大夫私事使也則不稱寡大夫句所謂私
人擯則稱名也士一字爲句所謂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
爲擯也則曰寡君之老句所謂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
之老也此說依文衍義似屬可從然士上必添公字士下
必添擯字乃明且寡大夫寡君之老皆爲奉命出使之稱
而上下分屬亦少眇義戴氏震校集釋云玉藻篇上大夫
曰下臣擯者曰寡者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大
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是上大夫自稱下臣下大夫自名擯者稱上大夫曰寡君
之老稱下大夫曰寡大夫然必公士擯乃得稱之此文當
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正與玉藻公士
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互相爲義衍士則曰三字耳經
義述聞以戴說爲是云據賈疏大夫下衍本無士字經文士
字後人所加又云則曰二字因下文士大夫則曰字下臣而
衍也今案盧氏文弨朱氏大詔亦俱從戴說然唐石經及
各本皆有士則曰三字未可必其爲衍也汪氏中校本改
士爲使云據鄭注讀經不稱寡爲句又云其使則皆曰寡
君之某可證矣注讀經不稱寡爲句者謂大夫非以君命
使則不稱寡君之某也云大夫使者謂大夫以君命使則
當曰寡君之某也二語反復相應上不言大夫下不言以

君命省文互相備耳注卿士二字非釋經士字乃指上大夫卿而言古者通謂六卿爲卿士案方氏苞亦謂士當作使其說不如注說之善然經作士已久改使亦嫌無據也其餘敖郝諸家之說尤無足取此文似當在闕疑之列矣

注云謂擯贊者辭也者言此皆擯贊稱謂之辭非自稱也云不稱寡者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者盛氏云不言曰寡君之某指大夫言不兼士也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故言某以該之案言姓名者據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也云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者案卿士謂上大夫也或謂卿字爲衍文似無確據云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者盛氏云注引檀弓蓋取使焉曰寡君之義證公事使則稱其君曰寡君也之老二字出處所無傳寫者因經有寡君之老之文而衍耳今案盛氏釋注俱是此注與經亦未盡協姑依文釋之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

以不趨主愼也進而益恭爲威儀耳今文無容

疏 正義曰散文則玉亦稱幣小行人合六幣是也對文則幣爲束帛束錦皮馬及禽摯之屬是也此執幣亦指見君言故容彌蹙與執摯見君者同不曰執摯而曰執幣者蓋兼朝聘見他國之君言之故云凡

也　注云不趨主愼也者賈疏據玉藻謂趨有疾趨徐趨二種此經不趨者謂不爲疾趨故云主愼也又謂徐趨則下文唯舒舉前曳踵是也此不爲疾趨亦不爲徐趨但徐疾之閒爲之案玉藻曰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又曰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鄭注皆以爲徐趨之事賈說本此云以進而益恭爲戚儀耳者案進而益恭釋經容彌甓之義也云今文無容者胡氏承珙云無容字則於義不明孟子其容有甓古文有容義長故鄭從之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唯舒者重玉器尤愼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蹥跲也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抴

（疏）正義曰曳加點非注唯舒下敖氏有武字嚴本及各本俱無朱子云案注疏以舒字絕句陸佃曰容彌甓同唯武則舒然則讀武字絕句矣其說近是今案注攝唯舒二字爲訓非以武字屬下讀也盧氏云上凡執幣節疏明以舒武連讀校勘記云注疏實不以舒字絕句是也案玉藻曰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皆以武字爲句古文曳作抴嚴徐釋文集釋通解俱从手毛本从木作梱案說文手部有抴字木部無梱字从手爲是○張氏爾岐云執玉本朝聘鄰國之事因言執摯相見遂兼及之今案此及執幣兩節皆因執摯類及也　注云唯舒者重玉器

尤愼也者玉帛幣更重故舒徐其武較之不趨者爲尤愼也云武迹也者者曲禮曰堂上接武鄭注亦云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云舉前曳踵備蹚蹌也者玉藻孔疏云踵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恐致蹉跲也云今文無者者上執幣者有者字此執玉者亦當有者字無者者脫也云古文曳作抴者案曳抴聲義並同檀弓負手曳杖釋文曳字作抴鄭以曲禮諸篇多作曳踵故不從古文也

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爲託古文茅作苗刺猶剗除也

【疏】正義曰戴氏云經當作上大夫唐石經上字摩滅各本訛作士攷前疏云玉藻上大夫曰下臣與此同也盧氏云石經士字甚淸楚不如戴說今案自稱于君何以但言上大夫而不及下大夫與士如戴說則此節有脫誤矣各本作士仍之草茅之臣毛本草作艸唐石經嚴徐閭本釋文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作草注謂致仕者也致仕者通解毛本脫

下四字嚴徐集釋俱有刺猶剗除也此句嚴徐集釋通解陳單注本俱在任近郊之地下毛本在注末今文宅或爲託陳單注本毛本俱同嚴徐無文或二字集釋有文字無或字通解無文字有或字今從集釋○張氏爾岐云此與君言之時其自稱有此數者之異今案士大夫敖氏謂見爲臣者是也統曰下臣而不分別者與出使擯贊辭異也他國之人敖氏云亦謂士大夫是也　注云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者姜氏云此以市井草茅之臣謂士大夫而下別云庶人曰刺草之臣故注以致仕者訓之與孟子不同案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此經先言宅者而後言庶人則宅者與庶人異若如敖說以宅者爲未仕而家居者則與庶人不傳質爲臣者正同經何爲區別乎故知市井草茅士相見與孟子文略同而實異姜說是也周禮每以國中與野對言故知此在邦在野爲或在國中或在野也云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者鄭於彼注易先鄭之說以宅田爲致仕者之家所受田而卽引此經宅者在邦云云以證之故于此經卽引彼宅田爲證也儀禮釋官云案書酒誥曰越百姓里居傳云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彼言里居卽此經言宅之義天子畿內

采地三等大夫九三公致仕者之田三夾國二十一卿致仕者之田六小國六十三大夫致仕者之田二十七並見王制注諸侯亦當有卿大夫致仕者之田但其數未聞耳云刺猶剗除也者廣雅釋詁云剗削也然則刺草即謂削除其草矣云今文宅爲託古文茅作苗者經義述聞以今文託字爲長謂羈旅之人寄託於此國者也襄二十七年左傳自衛子鮮出奔晉託于木門終身不仕是其證託者若仕則自稱于君與士大夫同不仕則或曰市井之臣或曰草茅之臣而已孟子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今託於此國而不仕亦是不傳質爲臣者故其自稱于君者相若也此宅者之義當以鄭注爲正此亦可存備一說胡氏承珙云說文侂寄也从人宅聲侂古文宅與言部託字音義略同故今文假託爲宅古文又假苗爲茅洛陽伽藍記有魏時苗茨之碑苗茨即茅茨也鄭於經文則皆從其正者○劉氏敞補士相見義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其志之義而

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致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唯君受摯者唯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于其介紹以言其不苟合也必依于摯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唯小人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于末者末之有也人苟悅而相若者末必爭苟簡而相親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遁於辱也所以使人慎其交而毋遁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贄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右廣言稱謂及執幣玉之儀 附士相見禮

卷四終

儀禮正義卷五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堉補

鄉飲酒禮第四

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乃第十小戴及別錄此皆第四

疏 正義曰釋文獻上有將字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者孔氏穎達禮記正義曰鄭云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於學中名為鄉先生敎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之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用之先為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士擇學士最賢者使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衆賓皆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

故周禮鄉大夫職曰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張氏爾岐云鄉飲有四此篇所載賓賢之禮常以正月行之將射而飲於春秋行之黨正齒位於季冬蜡祭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盛氏世佐云此篇所陳乃侯國鄉大夫賓賢之禮他如黨正正齒位州長春秋習射及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雖亦名鄉飲酒而其禮固不能無異也自呂氏大臨謂鄉人凡有聚會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論語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其說見采於通解而後儒宗之遂以爲鄉人聚會飲酒之通禮矣然論語所載有尚齒之意謂與黨正飲酒法相似則可援以證此則不可且其所謂鄉人者鄉之人耳與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之鄉人注以爲鄉大夫者亦別褚氏寅亮云此禮雖主與賢能選有德者爲賓介三賓而餘皆齒序若有遵者則席在賓東而不與鄉人齒是選賢之中仍寓尚齒貴貴之義州長習射有賓無介若有遵則以公士爲賓自賓而外皆以齒序雖

日習射尚功而兼貴貴尚齒猶鄉飲也其黨正飲酒則專爲正齒位而行禮故豆之多寡與年遞增而五十以下俱立侍于堂下然考周官黨正之文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則尚齒之中仍存貴貴之義焉案天子三命以下皆士故如此分別若侯國則自一命以上苟位列大夫卽不以齒序爲少異耳以上三禮皆行之於在官者也至賈疏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此卽論語所云鄉人飲酒也竊意此禮雖日飲賢然不過在坐皆賢者耳其賓介等必以年之先後次第爲之若以德則近於標榜矣若以貴又非尊賢之義矣玩杖者出斯出矣之文不云賓而云杖者蓋賓卽杖者年之最高者故卽以杖者名賓也賓出而其餘杖者俱出矣故孔子亦隨之而出矣若尚德不尚年年少者旣爲賓杖者安得不俟而先出乎明乎此則知此禮必兼年高有德者爲之矣或謂此禮不立賓介夫不立賓則獻酢酬之事俱不可行矣故燕義曰立賓主飲酒之義也見凡飲酒必立賓也其或有賓無介如州長習射之儀亦未可定但賓必兼年德耳說論語者往往以鄉大夫賓賢黨正正齒位之禮混之故詳辨焉方氏苞云將與賢能其德之舊行之恆藝之習惟鄉先生敎

之久知之讀故就而謀焉若州長習射黨正正齒位則賓之爵齒德久著於衆無待於謀注謂鄉大夫興賢能不可易也習射正齒位乃平時所以敎士故可遵其禮敖繼公乃謂此士與其同鄉大夫會飲于鄉學之禮誤矣三者皆國政故有司掌之若士大夫會飲無爲著於國典亦不容行於鄉學賈疏謂鄉飲酒義乃黨正正齒位之法不知通篇皆正解鄉大夫興賢能習射正齒位有賓而無介也中間覆舉鄉飲酒之禮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特約略黨正之正齒位以附之耳經義聞斯錄曰鄭氏三禮目錄於鄉飲酒禮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鄉飲酒義云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是禮專屬賓賢能而義統釋四事爲異矣或曰戴記冠義以下數篇先儒以爲禮經之傳經不具者傳詳之孔氏亦云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鄉飲酒也似不當分而爲二且鄭氏以此篇專屬賓賢能者因鄉飲酒義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諸文而此篇無正齒位事耳但篇內云主人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拜升拜受者三人注云長其老者命弟子俟徹俎注云弟子賓之少者記又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立者

者東面北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是未嘗不論齒且明言有立者矣孟子曰鄉黨莫如齒王制曰習鄉尚齒鄉人飲酒無不以齒爲主儀禮之禮戴記之義互相證明也曰州長習射飲酒有賓而無介有合樂而無升歌笙樂閒歌豈與鄉飲酒之禮一一符合乎黨正蜡祭飲酒之禮雖亾亦未必絕無異同可知至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僅見于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注中他無可考即有此事亦未必盡用鄉大夫之禮也鄭氏以禮爲賓賢能義爲統釋四事必本經師舊說確不可易矣曰然則呂氏謂鄉人會聚飲酒皆行此禮其說非歟曰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可見此禮止于州黨族尚不用況其餘乎云於五禮屬嘉禮者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義孔疏云案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吉事陸氏釋文亦引鄭云別錄屬吉禮則以此爲吉禮之說蓋出於劉向而鄭君見之於禮記目錄不始於孔氏也又案禮記冠昏鄉飲酒燕聘諸義孔疏引鄭目錄皆云別錄屬吉事惟鄉飲酒射二義釋文引鄭云別錄屬吉禮釋文禮字蓋事字之譌鄭注儀禮於冠昏鄉飲酒射燕云嘉

而聘云賓者以周官五禮言之也若以事言之則吉者對凶之辭嘉也賓也皆可以言吉也此鄭於禮記目錄所以復存劉說歟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日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日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

也德也齒也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賓介處士賢者者下通典有也字案通典引諸經傳注往往增入也字就此篇論之如明其德各特也拜賓至此堂尊之也進酒于賓也復西階上位也坐于席也以右手也酬之言周也賓謙不敢居堂上也不嚌啐下賓也就賓南授之也下賓也長其老者也賤者禮簡也謂歌與衆聲俱作也示絜敬也以察衆也又以序相酬也此類甚多豈古本俱有也字而今本盡刪之歟凡類書徵引羣籍有刪無增此或原本如是今不能一一細校聊誌其概於此孝友睦婣任卹嫻徐本作姻張氏曰案周禮姻作嫻鄭氏引經多用古字若玉藻視朔視朝鄭氏引作眡周頌於穆清廟鄭氏引作庿此必不改嫻為姻案後桀行之本原非康成手迹張說殊未確受濩于司徒濩徐葛通解俱作法案法濩今本錯出益如此云益下疏有亦字天下有達尊三下徐本誤作不嚴鍾俱不誤○張氏爾岐云此鄉飲酒禮有獻賓有樂賓有旅酬有無算爵樂凡四大段而禮成此下至當楹北面荅拜則將飲酒之始事初謀賓戒賓次陳設次速賓迎賓拜賓凡三節方氏苞云先生鄉之致仕而教於黨庠州序者也周官黨正書德行道藝而州長考之以贊鄉大夫廢興其法必二十五家之塾歲升其秀民于黨而庠之師聚教

焉是黨正所憑以書其德行道藝而待州長之考者也序之師則時會而問試省察焉是州長所憑以書其德行道藝而贊鄉大夫之興者也故三年大比鄉大夫就之而謀賓介卽周官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古者官得其人而事無不治皆由於此韋氏協勞云賓卽所貢之一人將獻于君以賓客禮禮之因謂之賓介輔也佐也所以輔佐賓者謀賓介謂謀其就可爲賓介也謀之未必在行禮之日益因記飲酒禮而追言之耳主人戒賓以下皆本日事也　注云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者賈疏云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釋官云左傳有鄉正國語有鄉長韋杜皆以鄉大夫釋之則諸侯有鄉大夫矣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侯以大夫爲之亦當鄉置一人古者軍出于鄉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君小國一軍費誓辭人三郊三遂則賈氏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之說信矣孔穎達謂諸侯三鄉二鄉大夫一鄉非也周禮六鄉大夫皆屬於司徒故其職曰受敎灋于司徒退而須之于其鄉吏諸侯則使鄉分掌之左傳宋二師令四鄉正晉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國語高子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是諸侯之鄉大夫統於鄉也引周禮大司徒之職與鄉大夫者因諸侯鄉大夫

經無明文因以天子之官況之故引周禮以證而云諸侯之鄉大夫貢士于其君蓋如此云也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者尚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注所本也云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者賈疏云據鄉貢一人其介與衆賓不貢但輔賓行禮待後年還以貢之耳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鄉送一人至君所其君簡試仍更行鄉飲禮賓之于王云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此舉漢時所行鄉飲酒禮用黨正正齒位之說與此篇不同漢罷諸侯之國爲郡郡有太守而封王子母弟者仍爲國故曰郡國案漢時鄉飲酒禮今不可考建武時伏湛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至鄭君蓋尚遵而行之故據所目見以證其相異也云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者程易田云十二月大蜡乃民聚之時此篇行于正月與十二月相連亦爲民聚之時引孟子公孫丑篇文賓賢能爲尚德正齒位爲尚齒爵則連引之耳

主人戒賓賓拜

辱主人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戒警也告也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請告以其所爲來之事不固辭者素所有志（疏）正義曰主人戒賓張氏爾岐云言主人往至賓門欲相警告非謂已戒之也至請賓方是發辭相戒耳江氏筠云賈疏云冠禮主人戒同寮同寮尊又使之加冠於子尊重之故主人先拜賓荅拜此則鄉大夫尊矣賓是鄉人卑矣又將貢己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案冠禮戒賓亦賓先拜主人荅拜不言者以有循賓之儀見之也果主人敬客而先拜則何以速賓賓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拜乎且疏於彼處已明謂與此同矣彼疏云鄉飲鄉射戒賓皆與此文不同此經文不具當依彼文爲正何得於此又爲異說也蓋緣下主人速賓賓拜送之說故耳下疏云聘禮賓至近郊使下大夫至賓館下大夫遂以賓入賓送不拜公食禮使大夫戒賓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此獨拜送者亦是鄉大夫尊賓卑又擬貢故也下既爲此說故牽此以就之然其說亦誤也蓋不拜送者爲從之不終事此經雖云賓及眾賓皆從之其實賓與介俱不得從主人賓之所以不從主人者緣主人速賓從更須速介也速介後雖無事然下文主人迎于門外拜賓拜介揖眾

賓是賓介衆賓一時同來介須挾衆賓隨賓偕行亦不得獨從主人也且公食禮疏云鄉飲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得拜辱拜送則又與此違反不知賈果以何說爲正也乃請賓敖氏曰謂致戒辭于賓也其辭卒曰請子爲賓韋氏協夢云主人明是戒賓而云請者謙遜詞主人再拜張氏曰拜其許己也盛氏世佐云賓先拜主人荅拜者考士冠宿賓鄉射戒賓皆然是亦禮之常也士冠戒賓云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之拜是拜賓之許己非先拜也方其始至賓家之時仍當賓先拜彼不言者文不具耳以宿賓禮例之可見也蓋主人至賓家戒之則主人爲賓賓爲主人賓既爲主人禮應先拜疏家誤謂冠禮主人先拜而其釋此賓先拜之故亦黏滯　注云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者敖氏云拜辱即拜迎也方氏苞云主賓往來無稱拜辱者惟此篇戒宿再言拜辱示所舉不稱恐爲衆者之辱也賓拜賜主人報禮亦稱拜辱示功罪榮辱彼此共之也始出迎賓主各一拜既而許則主人再拜示爲國求賢之重使士進身之始即知不可苟於自待也鄉射禮主人戒宿賓不言拜辱而賓拜賜主人荅之則稱拜辱何也習射國政也以公事相戒非私禮於賓無爲稱拜辱射禮或公士爲賓

則非其屬也不可不拜其辱而旣有此禮卽學士爲賓亦不容異同並其德行道藝異日立與賓與之選以貴下賤辭過於恭亦所以勵士節也盛氏云主人鄉大夫也賓處士也主人戒賓當如先生異爵者請見禮先生異爵者請見先見之不敢拜迎而此乃云拜辱者當賓與大典主人好善忘勢而賓亦以道自重故以處士而儼然與大夫抗禮不爲驕也案古言拜辱者以賤稱尊之辭如左傳敢拜君命之辱子以君命辱于敝邑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此類甚多以君臨臣則君爲尊臣爲卑謂之辱以賓臨主則賓爲尊主爲卑謂之辱此主人鄉大夫也賓處士也主人至賓家戒之則主人爲賓賓爲主人故爲以卑稱尊之詞而拜其自屈辱也云不固辭者素所有志者此以士相見禮固辭例之也朱子曰學成行修進仕于朝上以致君下以澤民此士之素所有志也張氏曰德業旣成欲及時而試也盛氏曰士冠禮鄉射禮于主人戒賓皆云禮辭許不聞有固辭者一辭而許爲賓之道固然此亦如其常而已以爲將貢己而固辭君子惡其矯也

主人退賓拜辱　退猶去也去又拜辱者以送謝之

疏　正義曰敖氏云此拜辱卽拜送也拜迎拜送皆言拜辱者蓋一儀而兼二義也迎送者據己言也辱者據彼言

也此經言戒賓之儀略者亦以士冠禮宿賓之儀見之也下速賓放此○程易田云注退猶去也謂主人出賓門迎賓送出門又拜其辱也盛氏世佐云凡賓主相見始而拜迎退而拜送禮之常也拜迎可名拜辱拜送獨不可名拜辱乎鄭君求其說而不得因有以送謝之之解疏又云將貢己宜尊敬主人是以去又拜辱以送謝之何見之陋也夫貢主人之於賓創以後世之所謂舉主也所謂座主門生也古者鄉舉里選一以德行道藝爲主而進退之權在舉之者自盡其職之所當爲非以樹恩也而所舉者亦必克副其實而後應之公義重而私恩輕何僕僕而亟謝爲爲此說者習見漢世報舉主之厚而意之耳夫以漢世篤交念故之誼議者猶或非之況自中唐而後一蒙賞拔名曰恩門長奔競之風胎朋黨之禍其流弊可勝道哉韓子曰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斯固有識者之所恥也豈先王制禮而不慮及此乎然則飲酒之明日賓鄉服拜賜何也曰謝其以禮禮己也夫禮未有見禮于人而不之謝者鄉射非貢士賓亦拜賜是已爲貢己而以送謝之私也爲貢己而明日不拜賜避嫌也避嫌亦私也此於士習官方頗有關係故不敢不辨據此論甚正但鄭君所謂以送謝之者謂謝其以禮禮己於是來拜而迎之謝其辱

尊以就卑於其還拜而送之謝其秉禮以禮已仍飲酒明日賓鄉服拜賜之意彼謝於禮之成此謝於禮之始謂將貢己宏尊敬主人乃賈氏之無識非鄭意也且報舉主之厚此自漢時之陋習然如周舉之奏左雄張陵之劾梁冀仲公義以抑私情者未嘗無之況鄭君乎鄭君高尚不受朝服之徵詎至圖於時趨而以習俗之見解先王之禮經乎盛氏幷詆之昧於知人之法矣如戒賓時拜辱請許諸儀也

介亦如之 如戒賓也 疏 正義曰注云如戒賓也者張氏爾岐云謂

右謀賓戒賓

乃席賓主人介 席敷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 疏 正義曰注云席敷席也者經文乃席爲句謂爲賓主人介敷席也經不言敷席面位注知之者鄉飲酒義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氣義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

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又曰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注本此爲說也敖氏曰席賓于戶牖閒主人于東序介于西序少牢下篇席主人于東序西面席侑于西序東面侑介之位同也方氏苞云自聘饗燕射下及冠昏賓席于戶牖之閒乃一定不移之位也下文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鄉射記曰衆賓之席繼而西面則位與賓竝明矣下文又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閒鄉射禮曰尊于賓席之東則尊當房戶之中賓席于戶西牖東而遵席于尊東具見矣葢以尊爲節三賓則繼賓而西諸公與大夫則相繼而東位正相配地始可容也尊之左右旣無地可以席介自當席于西序而與主人相對矣介之位不繼于賓所以伸賓之尊也不與三賓同列又所以伸介之尊也

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衆賓衆賓之長三人也楊氏復云鄉飲酒禮注席賓于牖前與周禮司几筵國賓于牖前似同而實異賓席在西北以天子諸侯室有東西房言之則室前之中爲中此乃王位設扆之處自中以西便爲西北又是牖前如司几筵筵國賓于牖前是也以大

夫士東房西室言之房室之閒爲中故戶西牖東西北之位家鄉國皆以爲重士冠禮子筵于戶西士昏禮婦席于戶牖閒鄉飲席于牖前鄉射賓席在于戶牖之處名雖不同皆是一義鄉飲雖是牖前亦是牖東也蓋戶西牖東正西北之賓位也士冠禮子士昏禮婦亦在此位敬之如賓客然所謂醴于客位者也若牖前則近于西北隅矣果賓席在牖前則三賓當如鄉射記東面北上今經云眾賓之席繼而西則賓席決不在牖前明矣雖然此特以鄭義大夫士東房西室言之也又案陳祥道云鄉飲酒薦脯五脡出自左房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大射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夫鄉飲鄉射大夫禮大射諸侯禮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諸侯同可知鄭謂大夫士無西房恐未然也敖氏云房室連接也必不屬者爲其升降皆由下也以是觀之則賓位在戶西牖東而當兩楹之閒明矣此席亦東上凡席皆有司設之郝氏敬云古者大饗必於宗廟廟堂後中爲室室東爲房室與房皆有牖有戶牖皆居中戶皆在牖東皆南向故戶牖閒爲堂中賓席在焉賓所立位在堂西階上東向主席在堂東階上西向此廟中之禮也鄉飲酒不行于廟于學宮諸館舍其位次與在廟殊饌席皆在堂上而拜立之位仍在東西

階故或退而復位進而升席也方氏苞云鄉射禮衆賓之席繼而西彼州民習射故席相屬以示鄉黨齒讓之風此國興賢能故不相屬以彰朝廷尊賢之義又於此經見鄉射之賓相屬于鄉射見此衆賓之席亦繼而西也姜氏兆錫云鄉飲酒席位經無明文注蓋據鄉飲酒義而言也但鄉飲鄉射之席賓與衆賓之席皆相繼而不屬言其遞爲位則相繼言其各爲位則不屬二者參互推之可見非有殊禮也所以鄉射言繼而西鄉飲言皆不屬者鄉射單以賓與衆賓言之故言繼而西而鄉飲合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凡十字爲句則賓與衆賓雖不屬而自相繼主介一東階一西階則不相屬而亦不相繼矣而賈疏於句讀有差因於義釋有誤乃謂賓以將貢于君有所殊別故衆賓之席不屬而不相繼也疏矣秦氏蕙田云衆賓席于賓西南面賓長三人卽鄉飲酒義所謂三賓也不屬者謂衆賓之席不與賓相屬所以尊賓也鄉射主習民以禮樂故衆賓之席繼賓而西不相別異若鄉飲主於興賢賓則賢能中尤異者故特貢之衆賓既不與於貢安得不與賓相別注謂衆賓皆獨坐似未得經旨盛氏世佐云此節當以乃席賓三字爲句主人介衆賓之席爲句郝氏姜氏析句俱未安經但言席賓而不言位面以見于鄉射禮者可參考

也鄉射無介注知介席在西階上東面者以少牢下篇席侑之處見之也鄉射禮衆賓之席繼而西此則云不屬者與賢大夫所以殊異賓于衆也皆者皆主人介衆賓也主人也介也與賓之席遠矣云皆不屬者者詞雖總承而意則專主於衆賓也敖氏謂爲其升降皆由下姜氏謂言其遞爲位則相繼言其各爲位則不屬二說皆未得經意當以注疏爲正但注家誤看經文皆字謂衆賓皆獨坐則猶未盡也經意蓋謂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於賓耳非謂衆賓各不相屬也賓是所興賢能之人故別異之彼衆賓者既不得與於賓則其德故相埒也焉得人人而別之乎又案古人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之東西偏曰房室與房皆有戶室又有牖戶在東而牖在西戶牖之閒堂之中也故古人重之室之有東西房者則以牖前爲賓位取其在西北也司几筵所云是也室之有東房而無西房者則以戶牖之閒爲賓位亦取其在西北也士冠禮士昏禮所云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以其私家言之也鄉飲酒行禮于庠鄉射于序庠序皆學舍與私家之制異安見其必無西房乎陳氏祥道之說極爲有據然此注又云賓席戶牖之閒而曰席賓牖前則鄭氏固未嘗謂其無西房也若無西房則牖前乃堂之西北隅賓既席于此則賓西更無

容席之地不得云衆賓之席繼而西矣惟有西房故賓席雖在室之牖前而其西尚可以容衆賓之席也然則此注所云牖前與司几筵所云牖前其賓無以異也楊氏因陳氏之言而疑鄭氏大夫士無西房之説之誤始未明於庠序與私家之異歟經義聞斯錄曰注云賓席牖前不知何本或曰牖在戶西賓席牖前正所謂坐賓于席西北也特古人賓位以戶西爲正士冠禮醮子筵于戶西而記云醮子客位燕禮司宮設賓席于戶西是也射義云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考鄉射禮席賓西南東上注云不言于戶牖之間此射于序序無室故不言戶牖然賓位正中即此可見鄉飲酒在鄉學有室賓席在戶西必然矣乃以爲牖前非自矛盾乎揣鄭氏之意不過欲會通鄉飲酒義之文耳然鄉飲酒義皆約略之語賓居戶牖之閒衆賓之席繼而西大勢在堂之西北即謂之坐賓西北矣不可者曰鄉飲酒之位似與鄉射微有不同鄉飲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鄉射則無介衆賓之席繼而西亦其一也鄉射賓在戶西尊在賓東遵在尊東鄉飲賓在牖前遵在戶前尊在遵東若有諸公則大夫又在尊東鄉射言僎入序于賓東鄉飲言席于尊東固不得以鄉射之位爲即鄉飲之位也注說必有所受先儒又謂賓在戶牖閒主人

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誠如是則介正在主人之西大夫正在主人之北何以一日西南一日東北邪案此節盛氏駁郝氏姜氏析句之非竊謂盛氏亦未爲得也考注云席敷席也則以乃席爲句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爲句上席言敷席下席言其人所坐之席二席字皆總賓主人介衆賓言之皆不屬焉句亦總承賓主人介衆賓也鄉飲不言席之面位而鄉射著之鄉射不言皆不屬而鄉飲著之互相見也賓主人介席之不屬其事易明衆賓之席或有疑其相屬者故注以皆獨坐明之是衆賓三人其席亦各不屬也說者多不得其解而妄駁之

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斯禁禁切地無足者玄酒在西西上也肆陳也

疏 正義曰設尊之例詳見士冠禮房戶間吳氏澄云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也方氏苞云房戶間東西之度鄉射禮曰尊于賓席之東則在戶外而南北淺深之度具見矣賈疏冠醴子昏醴婦尊皆在房顯見其質冠醮子及鄉飲鄉射特牲少牢尊皆在顯處見其文非也房中戶外辨于賓賓親酌與否與酒醴文質何涉乎冠昏洗在北堂故尊于房中以便事也

房中北堂皆婦人所有事體唯一舉使贊者洗酌以授賓于戶外可耳醮則三洗三酌賓皆親之使賓數出入于房中北堂則幾於瀆矣鄉飲鄉射獻酬皆在堂階自無尊于房中之義特牲少牢則尸祝賓侑主人主婦之籩豆鉶羹皆陳于房而主婦宗婦贊者女賓皆立而待事故尊于戶外寧使主婦時出而酌獻卽長賓長兄弟非獻尸薦俎不得主入于房戶況衆賓衆兄弟之獻酬無算而可使入酌于房中乎凡此皆禮之以義起顯著而無可疑者不可以曲義汨之斯禁有玄酒在西李氏如圭云凡尊必尚玄酒大夫尊用棜士用禁斯禁卽棜也無足似棜故謂之棜士禁有足少儀曰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南嚮酌者北面故西爲上也吳氏澄云斯禁一名棜長四尺廣四尺二寸淡五寸無足大夫用棜士用禁北面設尊之酒在左在酒尊之西也設篚于禁南東肆李氏曰東肆者篚首在西向東陳之敖氏曰設篚于禁南其閒當容人蓋酌者北面也東肆放尊之西上也浚氏釋例曰凡堂上之篚在尊南東肆堂上之篚所以實獻酬爵觶也鄉飲酒禮設篚于禁南東肆鄉射禮尊于賓席之東篚在其南東肆鄉飲酒主人獻賓坐取爵於篚降洗此堂上之篚也通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此堂下之篚也賓酢主人亦用此爵主人受酢畢興爵

于東序端主人酬賓坐取觶于篚亦堂上之篚也此觶賓奠于薦東不舉主人獻介仍用前東序端之奠爵獻介畢介降洗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閒主人賓爵自酢畢奠此爵于西楹南及獻衆賓仍用此西楹南之奠爵獻衆賓畢主人始以此爵降奠于篚此則堂下之篚也鄉射主人獻賓畢奠爵于序端酬賓後卽取序端之爵獻衆賓無介故也餘皆與鄉飲酒同鄉射主人獻賓坐取爵于上篚以降疏云凡取爵于篚以降者皆是上篚鄉飲酒不言上者文略也燕禮堂上不設篚雖膳篚亦在堂下也又曰鄉飲酒記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旣獻奠于下篚注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爵楊氏復曰上篚爵三觶一獻賓獻遵獻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觶酬賓一也下篚觶四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一也司正舉觶二也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四也敖氏云上篚爵三觶一下篚觶三說與楊氏異葢謂一人所舉之觶旅酬畢則仍奠于下篚至二人舉觶時再取之故云下篚觶三也又云旣獻工則奠于上篚旣獻笙則奠于下篚加二勺于兩壺敖氏云記云尊裕冪賓至徹之則此二勺皆加于冪上矣亦與祭禮微異張氏爾岐云兩壺酒與玄酒各一也斯禁以承壺玄酒在酒之西設篚貯爵在禁之南向東陳之其首在西壺各右

勺以備挹酌注云禁斯禁禁切地無足者吳氏廷華云賈疏引玉藻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注以棜爲斯禁引禮器注又以斯禁無足似棜卽所謂漸盡之名故知切地無足據此則斯禁卽棜本大夫器注以士所用之禁解大夫之斯禁則似同一無足矣疏謂鄭以以大夫士雙言之者此也據特牲禮曰壹禁是禁也記則曰棜禁則又是斯禁兩說不符故彼注謂祭尚燕飲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也愚案禮器云禮有以下爲貴者天子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所謂廢禁者蓋合禁與斯禁竝廢是尊爲最下棜雖無足然尊之下尚有棜比廢禁者爲稍上故大夫用之禁有足則又上矣故士用之所謂以下爲貴也若如此疏同名棜禁之說則混棜禁而一之旣與玉藻大夫士之說不符又與禮器以下爲貴說不符若以禮器玉藻爲不足據則少牢禮曰棜特牲禮曰禁此則經之可據者不得因特牲記棜禁說遂謂禮器亦同名棜禁也況據少牢疏謂特牲用棜仍云禁蓋因彼記與經不符故曲爲合一之解若謂彼經所謂禁者其名曰禁者其實用棜記所謂棜禁者其實亦用棜而名之爲禁其說本屬牽合然可見彼記所謂棜禁者特名棜爲禁然同名棜禁之謂則其說禮器者謬矣至豐與舟之說據燕禮云公尊瓦大兩有豐形似豆

疏以爲承尊之物又據司尊彝祼時虎彝蜼彝皆有舟注以爲尊下臺若今時承盤蓋亦棜禁之類則與禮記廢禁之說又不符矣褚氏寅亮云記言賓至而徹冪少牢禮尸卽位而徹冪其節一也第此則覆冪而卽加勺彼俟徹冪而始加勺爲少異耳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榮屋翼

疏正義曰設洗之例詳士冠禮張氏爾岐云南北以堂深謂以堂廉北至屋壁之遠近爲洗去堂之遠近也疏云假令堂深二丈洗去堂亦二丈以此爲度是也堂上設篚此復設篚者上篚所貯三爵每一爵行畢卽奠下篚且貯餘觶也高氏愈云此時堂上堂下設凡二篚上篚以貯爵觶凡獻酬者於是貯之下篚則虛設之凡以虛爵降者則賓之於其中也凌氏釋例曰凡堂下之篚設于洗西南肆鄉飲酒禮篚在洗西南肆鄉射禮同此皆堂上設篚而堂下又設篚者也士冠禮醮用酒洗有篚在西南順注篚亦以盛勺觶陳于洗西南順北爲上也燕禮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注肆陳也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南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大射儀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注或言南陳或言西面異其文也疏云洗

篚言南陳亦西面勝篚言西面亦南陳特牲饋食記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四少牢饋食禮設于洗西南肆此皆堂上不設篚而但于堂下設篚者也燕禮大洗西射二篚皆在堂下盛氏世佐云二篚一盛諸臣飲器一盛君飲器而無堂上篚者蓋堂上之篚所以盛爵燕禮輕不用爵也考楊信齋謂鄉飲上篚爵三觶一是上篚亦盛觶也特牲記下篚實爵二是下篚亦盛爵也盛氏之說恐非觶蓋鄉飲鄉射賓主皆尊禮盛故堂上堂下竝設篚燕禮大射君燕其臣禮殺特牲少牢祭畢而飲禮更殺故僅設堂下之篚歟

右陳設

羹定肉謂之羹定猶孰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肉孰卽定止不敢煩勞賓故以羹定爲速賓節也○注云肉謂之羹者爾雅釋器文敖氏謂肉與湆同在鑊故謂之羹云定猶孰也者王氏述聞曰定者成也言成孰也淮南天文訓秋分而禾蔈定高注曰定成也晉語謀旣成矣韋注曰成定也孟子苟爲不孰趙注曰孰成也是定成孰三字同義故曰定猶孰也案漢儒訓詁凡云猶者皆通其引申之義也定訓爲成成訓爲孰孰與定義稍隔故云猶以

通之也**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荅拜還賓拜辱**速召也還猶退【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拜辱卽拜送也聘禮使下大夫至賓館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二處賓皆不拜送者以賓遂從之也此處賓不遂從故仍行拜送之禮案上拜辱拜迎也辭主人之來速也下拜辱拜送也於其還而拜以送之也亦如戒賓之儀注云速召也者敖氏云召之而云速之者欲其來之速也云還猶退者戒賓節云主人退賓拜辱此云還猶彼之云退也**介亦如之**如速賓也【疏】正義曰注速賓校勘記徐本集釋俱作賓速○敖氏云眾賓亦戒速而唯言賓介者亦以主人親爲之其禮重故著之爾蔡氏德晉云介亦如之亦主人親速也眾賓則但使人速之**賓及眾賓皆從之**從猶隨也言及眾賓介亦在其中矣【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鄉飲酒義曰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則眾賓主人不親速方氏苞云戒與速注疏言及賓門而不言其所賓或取於一黨一庠之中而眾賓散布五州二十五黨之內若戒宿于其家不惟異黨異州之士不能羣萃以待于賓之門如賓介各處一偏則亦不能同日而戒況義定而後速乎其法必州黨之師賓介之當與與眾賓之觀禮者前期

聚於某州之序而後鄉大夫就問焉及期則賓介衆賓次於近序之庠故可俟羹定鄉大夫躬速而賓及衆賓皆從之也鄉不設學何也鄉大夫以六鄉攝不能親教事且以便學子俾各近其家而省勞費耳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荅拜拜介介荅拜相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主人于羣吏中立一人以相禮與之迎賓于庠門外方氏苞云主賓之禮交擯傳辭故聘禮上介問下大夫尚以三介從鄉大夫國卿也而一相以賓乃鄉民之秀無擯可陳承鄉大夫之命而相厭以入無辭可傳若陳擯以臨之則非降尊以下賢之義故惟用一相也其不曰擯而曰相以主于相禮非接賓鄉大夫不可以獨出與賢士接又不可使胥史開廁故惟以相禮者從又曰賓主獻酬進退拜興之節會有目視不能及者皆相者詔之故於出門迎賓特著一相以見凡禮皆相贊也冠昏相見無此文其禮皆目視所能給擯者特傳詞耳敖氏曰拜介亦再拜文省耳方氏苞云敖說非也介于戒速禮壹同于賓故竝曰介亦如之惟迎賓再拜而介一拜故特文以著之益戒速於私家故同之以見用貴下賤之常迎於公所故異之以示爲國選賢之序義竝行而不相悖也　注云相

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盛氏世佐云古者黨有庠術有序教民之職在鄉則掌于州長黨正以下而統于鄉大夫在遂則掌于縣正鄙師以下而統于遂大夫治民之官即教民之官非若後世守令之外別有教職也主人鄉大夫也自州長以至比長皆其屬吏此相恐是擇州長中一人為之周禮州長職云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則相主人者舍州長而誰學中有司如樂師大小胥之屬於國學則有之鄉學則未之前聞也

揖衆賓

差益卑也拜介揖衆賓皆西南面

【疏】正義曰注云差益卑者以上文再拜賓一拜介是介差卑於賓此於衆賓不拜而揖是衆賓卑於介益卑於賓也方氏苞云祭祀之衆賓半主人之屬吏而主人拜送于門外飲射之衆賓終不拜送始則揖之而使自入何也祭者主人之私事故大夫雖尊衆賓長之獻則交拜焉衆賓之出則拜送焉同之于賓所以報其勤也與賢能教射則國政也賓介乃德行道藝之越衆者故特申其敬屈貴貴之禮以尊賢而衆賓不得與之儕異之於賓所以厲其德行道藝也然皆得獻于堂下而主人拜之以其亦後此之賢能又所以別之於有司贊者也云拜介揖衆賓皆西南面者李氏如圭曰賓介衆賓門外入門及堂位皆東面北上

主人揖

先入揖揖賓也先入門而西面疏正義曰注揖賓也校勘記云揖下要義有衆字　云先入門而西面者賈疏云庠學唯有一門主人導賓先入至內霤西面待賓敖氏云不言入門右可知也亦以賓入門左見之賓厭

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皆入門西東面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又曰衆賓皆入左無門疏正義曰注云皆入門西東面者鄉射禮云東面北上此不言東面故注補著之云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者方氏苞云唯鄉飲酒鄉射賓介衆賓有相厭而入之禮何也賓介衆賓皆鄉大夫州長所治所教之士民也故主人先引而相引以從之非主賓之常禮也賓主獻酬交拜無少退之禮亦唯鄉飲酒鄉射有之何也學士見賓禮以致身故重其禮以答主人主人得賢才以報國故重其禮以屬賓也鄉射之禮雖較輕於興賢能然獨立一賓而無介故賓主之交相重不異賓興亦所以淬厲羣士觀示鄉民也君臣之禮更嚴於師長而燕無此儀何也燕禮之主人代君獻也若賓見其拜而少退則疑於當君之禮矣賓之拜拜君賜也若主人見其拜而少退則疑於代君受禮矣故主人

之無變乃自比於舉觶賓之無變乃自比於受酬也又曰
皆曰介厭衆賓入又曰衆賓皆入門右見介引手以招衆
賓而衆賓序入不復自相厭也鄉飲酒義至于門外主人
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可與此相證淩氏釋例曰凡推手
曰揖引手曰厭士冠士昏鄉飲酒三揖至于階鄉射三揖
皆行聘禮公揖入及君與賓三揖歸饔餼問卿三揖皆行
公食大夫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觀禮郊勞三揖至于
階皆推手曰揖也鄉飲酒迎賓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
入衆賓皆入門左獻畢一人舉觶之時揖讓升賓厭介升
公厭衆賓衆賓升鄉飲無介餘同皆引手曰厭也又觀禮注引
司儀文三揖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疏云鄭彼注
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
以推手曰揖引手曰撎故爲此解也此疏厭作撎者考鄉
飲酒疏云厭字或作撎字者古字義亦通也詳疏意厭字
或作撎字似是注文今注無此句蓋傳寫脫之又鄭司農
大祝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亦作撎字鄉飲酒鄉
射注揖厭今文皆作揖揖厭撎三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
矣又鄉飲酒疏引手曰厭者以手向身引之蓋推手引手
之別也胡氏承珙云段氏玉裁曰厭即尚書大傳之葉拱
家語注云兩手薄其心古文禮揖厭分別今文禮厭皆作

揖鄭不從之而禮經有厭譌作撎周禮大祝疏竟作引手曰撎斷不可從承珙案疏云厭字或作撎字者古字義亦通也詳此疏意蓋注文本有以厭或作撎之語故覲禮疏亦云引手曰撎鄭司農注周禮以撎爲肅拜自誤然撎自是厭之或字說文撎舉手下手也舉而下之即所謂引手也蓋揖則舉手而推之撎則舉手而下之下之則必引手儀禮古文作厭說文小篆作撎總之皆與揖別故鄭從古文作厭以撎爲或作而不從今文作揖說文揖攘也一曰手著胷曰揖案此一曰以下七字疑後人羼入說文揖下云攘也攘下云推也正與鄭君推手曰揖合引之厭自有撎字當之不應揖下忽有手著胷語致揖厭漫無分別段云許從今文不從古文是以推手引手通謂之揖非是又云撎當從字林爲舉首下手謂跪而舉其首惟下其手是曰肅拜漢人曰撎亦非是案說文拱斂手也斂手與引手義近故段氏以厭爲即尚書大傳之拱厭之本字蓋當作擪說文擪一指按也指按而下之與手引而下之其義相通廣雅釋詁擪按也荀子解蔽篇厭目而覛者注厭指按也文選笙賦厭焉乃揚注厭亦作攦攦謂指攦也是二字通用之證聲轉作撎故禮經別本或作撎說文撎舉手下手也義不可通段氏說文注依左傳成十六年傳文引字林

改作舉首下手似覺可從鄭司農注肅拜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漢人謂俯首下手之拜如撎故許君據以解撎說文於周禮多從先鄭說也非以撎即禮經之厭也禮經今文皆作揖而義或有別說文揖攘也攘推也此推手曰揖之說也一曰手著胷曰揖此今文賓揖介介揖衆賓引手曰揖之說也許君於禮經多從今文可證者不一而足今文於推手引手統謂之揖故說文亦於揖備載二義段說似未可非鄭君則以揖厭無別故從今文作厭許鄭於禮經所從本有異也云衆賓皆入左無門者今文上門左之文而省下門字鄭以無門則文不成義故亦不從之蔡氏德晉云門左謂門西入門北面以西爲左北上旣入東面立以北爲尊也旣入門內主人先以賓升介及衆賓皆止於所立之位俟酬賓後乃以介升介酌後乃以衆賓升

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拜

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

疏 正義曰注當陳揖校勘記云張氏曰監巾箱杭本陳皆作楣自嚴本以後始正作陳疏引爾雅陳堂塗也從嚴本宋通典作塗塗卽

堂塗也雖不如陳字之古其義則同　褚氏寅亮云主賓入門後各向北稍前主西面賓東面是相鄉也俟介及衆賓以次入門訖乃相揖而轉相背即注所云將進揖也主人東行至阼階堂塗南賓西行至西階堂塗南各轉身向北則由相背而相見矣因又揖注所謂當陳揖也主賓各由東西陳向兩階行於庭中行三分之二邐當碑處則因有碑隔而又揖注所謂當碑揖也凡揖皆緣向背而生注極分明敖氏汨之不可從主人升賓升李氏如圭云主人尊升一等賓乃升也賓主敵則俱升既洗禮殺雖不敵者亦俱升主人與賓揖至于階介及衆賓亦隨賓至西階下而序立案主人升賓升李氏敖氏張氏皆據鄉射禮主人升一等賓升以主人大夫尊也賓士卑也非敵者故不俱升凌氏則謂經文但云主人升無一等二字與鄉射不同此賓主不敵而亦俱升者盛其禮尊賓使與敵者同也不考禮經主人先升賓後升者多著一等字此經主人升賓升平列與士昏禮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文同其爲俱升可知凌說是也釋例詳士冠禮注云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者張氏曰陳堂塗也東西兩向堂之塗也凌氏曰將進揖即入門將右曲揖也當陳揖即將北曲揖也與門不相直故入門必再曲然後當陳禮言三揖義不異也

右速賓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將獻賓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至以爵降奠于篚言主人獻賓介衆賓之儀凡六節○蔡氏德晉云坐跪也古人席地陳設取爵奠爵必跪淩氏釋例云凡丈夫之拜坐婦人之拜興丈夫之拜奠爵婦人之拜執爵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特牲少牢有司徹丈夫之拜皆坐而奠爵蓋丈夫之拜稽首也頓首也空首也皆屈膝故必坐而奠爵然後拜也士昏禮婦見姑奠笲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又贊禮婦婦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是婦人之拜則興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自酢左執爵拜主人荅拜有司徹主婦受尸酢立卒爵執爵拜尸北面荅拜注執爵拜變於男子也疏云凡男子拜卒爵皆奠爵乃拜故云變於男子也是婦人拜則執爵也蓋婦人之拜肅拜也不屈膝故必興兼可執爵拜也又士昏禮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荅拜此丈夫之拜亦興而後拜然則舅荅婦之拜其亦肅拜歟周禮大祝肅拜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丈夫亦有之左傳成十六年卻至三肅使者而退即肅拜也又婦人之拜不跪見於禮經

宋王貽孫以為始於唐武后時非也案取爵于篚敖氏云取爵蓋北面也降洗蔡氏云降東階往洗爵也韋氏協夢云降洗亦題上事也坐取爵必與而後降不言與者文略

賓降從主人也

疏 正義曰蔡氏德晉云降西階從主人也韋氏協夢云以主人為己而降己不敢獨安於堂上也淩氏釋例曰凡賓主相敵者降則皆降鄉飲酒禮主人獻賓取爵于篚降洗賓降卒洗復降盥賓亦降賓酢主人賓降洗主人降卒洗升復降盥如主人禮主人酬賓降洗賓降升主人卒觶復降洗賓降如獻禮主人獻介降洗介降介酢主人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鄉射同惟無介燕禮主人獻賓降洗賓降卒洗升復降盥賓降賓酢主人賓以虛爵降主人降卒洗升復降盥主人降主人酬賓主人降洗賓降大射同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降洗尸侑降卒洗升復降盥尸侑降主人受尸酢尸降洗主人降自阼階卒洗升復降盥主人降尸酬尸降洗爵尸侑降卒洗尸升侑不升主人先卒觶降洗尸降聘禮介面卿介降拜大夫降辭此皆賓主相敵者降則皆降也有司徹祭畢賓尸之禮尸如賓侑如介則尸侑皆賓不似正祭時尸尊故亦與主人皆降如鄉飲酒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衆賓不備升降之禮者衆賓卑也燕禮大射主人獻公公不降

者公尊也公食大夫禮公降盥賓降公辭賓主不敢亦降者主君尊賓也主人獻卿獻大夫皆降云主人洗升不云降者甚卿大夫之位本在堂下主人酬賓之後亦降復位也獻士獻庶子不備升降之禮者卑也有司徹主婦獻尸洗于房中不降者婦人之禮變於男子也聘禮歸饔餼聘賓儐使者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止不降使之餘尊疏云凡賓主敵體之法主人降賓亦降今賓降使者不降者使之餘尊當降而不降注蓋謂使者奉主君之命來有主君之餘尊故不降疏但覆述注文而已未能發明餘尊之義也**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重以己事煩賓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疏〕正義曰注事同曰讓事異曰辭校勘記云張氏云監及巾箱杭本曰作日從嚴本○敖氏云賓從降而主人辭亦尚辭讓也奠爵乃辭者事異則不安相襍且爲敬也面面坐奠爵與辭蔡氏德晉云主人臨階號而奠爵起而辭賓之降**賓對**對答也賓主之辭未聞〔疏〕正義曰敖氏云對時亦少進位下文云賓對復位是也韋氏協夢云賓對對以己當降也主人不再拜從降非崇禮也**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已盥乃洗爵致潔敬也今文無奠〔疏〕

正義曰適洗南面敖氏云南面坐于洗北乃奠爵于篚南不敢由便也篚下李氏如圭云篚南也未洗奠爵于篚下巳洗奠爵于篚張氏爾岐云篚下當篚之下非于篚也盛氏世佐云此篚謂堂下洗西之篚王氏引之云注不言篚下爲何所敖繼公以爲篚南其說曰南面坐于洗北乃奠爵于篚南不敢由便也案如敖說主人在洗北因不敢由便而奠爵于篚南賓在洗東亦當不敢由便而奠爵于篚北而燕禮大射儀竝云賓洗南坐奠觚于篚下鄭注篚下篚南賓在篚南而奠觚卽于篚南彼又何以由便乎賓敢由便而主又何以不敢由便乎案主人奠爵于篚下謂篚北也蓋篚在洗西主人適洗南位在洗北而下句遂云坐奠爵于篚下則亦在篚北矣北及鄉射禮竝云賓進東北面辭洗鄭注鄉射禮曰言東北面則位南于洗矣洗與篚東西相值賓東北面于洗篚之南則主人南面于洗篚之北身在篚北而奠爵于篚南此勢所不能也鄉射禮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鄭注賓北面盥洗自外來疏曰對主人自內出南面然則賓適洗北面則篚下爲篚南主人適洗南面則篚下爲篚北正所謂賓自外來主由內出也篚在洗西賓北面于洗南則左手近篚奠于篚南者當以左手主人南面于洗北則右手近篚奠于

篚北者當以右手皆爲由便也注云已盥乃洗爵致潔敬也者張氏爾岐云盥洗者盥訖取爵擬洗非謂洗爵已洗也下文因賓辭復置爵而對對已乃復取爵成洗華氏協夢云盥洗爲洗而盥也其實此時亦未洗盥洗蓋立而盥也下文云主人坐奠爵于篚則此時立盥明矣案盥洗例見士冠禮云今文無奠者胡氏承珙云上文主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今文蒙上爵字但云坐奠于篚下注當云今文無奠下爵傳寫脫下爵二字鄭以上文主人坐奠爵于階前下文主人坐奠爵于篚皆有爵字故從古文下若無奠字則坐爵連文不成辭矣

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東行示情

【疏】正義曰注云必進東行示情者張氏爾岐云賓降立當西序至主人擬洗爵乃進而東行東北向主人辭洗示情者示謙下主人之情也敖氏曰進者少南行也南於洗西乃止而東北面向主人辭洗之意與拜降同凡言洗於辭洗之前皆將洗而未洗者也若旣洗則何以辭爲盛氏世佐云放說是也賓初降時立當面序而此云東北面辭洗則位已在洗南矣其進而南可知也褚氏寅亮云賓降直面序之位必稍南於洗只須進而東行以辭吳氏廷華云賓西序南東向與洗尙遠東行則仍在東序之南尙在洗北如何得北面辭洗則所謂進者

謂南行也所謂東者謂南行直洗而南乃東行至洗南北面爲辭也程氏瑤田云鄉射禮注云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案賓主階下立位據士冠禮云主人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此主人位也賓辭直西序東面此賓位也冠禮之賓位即此經下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者也賓主兩位必相對曰階下曰賓降則其位皆不空遠於階豈或南於洗乎且賓介衆賓遞厭而入門左曰北上者葢旋而東面主人是時亦必旋而西面賓主相向而立此位葢當門內霤入門北行至此即止而旋其面曰左者對主人在右言之非至此又折而左行也立說然後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是時介與衆賓依然立當內霤及主人獻賓酢酬禮畢然後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曰如賓禮者當亦降而至內霤三揖三讓而升也由是言之揖讓之先其位不得北而至於洗南階下之位亦必不能南過於洗曰東北面者辭洗必北面洗在阼階東賓位在西階西面故必東行將近洗乃旋而北面非必位在洗南也

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 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 疏 正義曰此奠爵于篚爲將洗而致敬也當西序東面節也下文云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方氏苞云但云當西序東面猶未見南

北之節也上言賓進東北面辭洗下言主人坐取爵沃洗者北面北面則知賓階下之位卽洗之南矣蓋主人南面而洗賓宜面向之不宜退立其後也韋氏協夢云前主人奠爵于篚下者爲將盥也旣盥則主人取爵以興而將洗因賓進辭洗故又坐奠於篚中而興對也高氏愈云主人將辭降不卽辭必俟奠爵乃辭之賓辭洗不卽對必俟奠爵乃對之蓋古人行禮其舒徐鄭重如此程氏瑤田云此初矣取一爵於堂上之篚也洗當東榮更在東序之東主人降洗故有事於此非其位也主人降卽適洗卒洗卽升不卽其位賓降待事故先卽其位及進而辭洗乃又復位俟主人卒洗然後俱升也

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

沃洗者主人之羣吏

【疏】正義曰敖氏云沃洗謂以枓斟水而沃洗爵者也沃洗者先亦沃盥張氏爾岐云古人盥洗竝用人執器灌沃下別有器承其棄水故別有沃洗者西北面敖氏云西面北面宜鄉洗者也旣則面面於水東主人南面洗而西北面沃此則北面洗者其面南面沃之歟吳氏廷華云沃洗者西北面則在洗之東南斜面主人方氏苞云沃者西北面以洗者南面也主人南面洗以賓復位當西序東面在洗篚之南也鄉飲酒之洗爵則有沃洗者而鄉射則無之何也鄉射之

賓或以公士則州長之匹儔也獨立一賓卽彼諸州之君子及羣士必德行道藝迥出於衆者主人執自洗之常禮可也鄉大夫則國鄉也雖親洗以下賢能而別有沃洗者使衆著於貴有常尊之義也至於冠則贊者洗酌而賓不與以賓乃冠者之父之行不咄洗不親酌亦不必親也輕重之權衡益如此

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俱升古文壹作一

(疏)正義曰注古文壹作一挍勘記云壹一徐本互易集解通解要義俱與今本同張氏爾岐云經云壹揖壹讓升當在上從經纂張氏云從經則非有別本可案也通解似卽依張氏而今本又依通解耳案古文壹作一鄭注屢見皆壹在上一在下此處獨異徐本誤也云俱升案上文主人升賓升爲俱升故知此亦俱升也敖氏謂主人先升而賓從之諸家皆從其說非是古文壹作一詳士相見禮淩氏釋例曰凡降洗降盥皆壹揖壹讓升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洗賓辭洗主人卒壹揖壹讓以賓升又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盥卒盥亦壹揖壹讓升賓酢主人卒洗揖讓如初升降盥如主人之初禮主人酬賓降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主人卒觶訖又降洗賓辭降如獻禮升鄉飲酒獻介鄉射獻遵皆揖讓升降洗如賓禮升不

盥不拜洗殺於賓也特牲主人獻賓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是皆壹揖壹讓也燕禮大射主人獻賓賓酢主人降洗降盥皆賓揖先升主人乃升主人酬賓降洗卒洗亦揖升不讓鄉飲酒鄉射是賓主人正禮故揖讓俱升燕禮大射則宰夫爲主人故賓揖不讓先升也公食大夫卒盥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此賓是異國之臣故公先升也有司徹主人降洗降盥尸侑亦降卒洗卒盥經但云揖不云讓禮殺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衆賓卒洗升有司徹主人受尸酢卒洗卒盥升主人獻長賓卒洗升皆不揖不讓禮又殺也燕禮大射獻卿獻大夫獻士升不揖讓者盥禮不在己也至於鄉飲酒獻賓畢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獻介畢介降立于賓南獻衆賓衆賓之長升受者三人畢降復賓南東面位鄉射同但無介至一人舉觶時始揖讓升益亦壹揖壹讓也

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 復盥爲手坋汙 【疏】正義曰敖氏云謝其爲己洗也張氏爾岐云因事曰遂主人坐奠爵因不起而遂拜也後凡言遂者皆因上事李氏如圭云將獻賓拜手坋塵不可酌酒也敖氏云必盥者爲將酌也旣拜而盥爲拜時以右掌撫地不無坋汙也內則凡男拜尚左手蔡氏德晉云復降階盥手爲將酌酒

也高紫超謂因洗爵而盥雖盥而加未盥者故此將酌酒於賓復降盥以致潔誠也

賓降主人辭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疑讀爲仡然從於趙盾之仡疑正立自定之貌

【疏】正義曰注仡然從於趙盾之仡兩仡字徐本集釋通解俱作疑閣葛俱上作仡下作疑臧氏曰公羊注仡然勇壯貌鄭所據公羊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疑然立自定之貌然徐葛閣本集釋通解俱作正與疏台張氏曰注曰疑正立自定之貌獨監本正作止鄉射注日疑止也諸本皆同案上昏禮注曰疑正立自定之貌公食大夫注曰疑正立也傳寫者誤以二正爲止竝從士昏及公食大夫禮云疑讀爲仡然從於趙盾之仡疑正立自定之貌者案公羊宣六年傳云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何休注仡然壯勇貌鄭所據公羊本與何異仡然作疑然後乎作從於段氏玉裁曰說文𠤕未定也未爲衍字大雅廱所止疑傳疑定也箋止息鄭於士昏禮云疑正立自定之貌於鄉射禮云疑正也有矜莊之色與此而三此三疑字皆即說文之𠤕非說文訓惑之疑學者仞𠤕爲疑因於許書定也之上增未字矣胡氏承珙云段以說文之

兒卽大雅止疑亦卽此經疑其是故鄭注鄉射禮疑止也直訓疑爲止然正立亦是止義故注士昏禮及此鄉飲酒禮又皆以疑爲正立自定之貌不必檝從鄉射禮注改正爲止至以疑止爲句絕立自定之貌別爲一句則於公會大夫禮注疑正立也自定之貌爲不可通矣案公羊傳上言疑然下言立與此經疑立同意亦止立自定之貌何氏請佗然勇壯貌鄉射禮注疑止也有矜莊之色勇壯與矜莊義亦相近疑爲兒之假僭鄭讀疑爲疑然之疑者恐人誤認爲疑惑疑惑之疑故讀從公羊以明字之假僭也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獻進也進酒於賓

疏正義曰敖氏云實以酒謂酌也蔡氏德晉云謂至尊所酌酒以實於爵也取爵實酒獻必西北面者李氏如圭云卯向席敖氏云以將授賓不空背之也張氏爾岐云賓在西階欲其就席受爵故西北向之也吳氏廷華云尊酒在席東與席竝主人實爵來席前故曰西又兼北面者尊賓故西向少南遂西北面也賓在西階上而獻於席前者席以尊賓注云獻進也獻酒於賓者淩氏釋例曰凡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此燕飲之始也鄉飲酒禮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面獻賓注獻進也進酒於賓鄉射禮主人坐取爵

賓之賓之席前西北獻賓注進於賓也凡進物曰獻燕禮
大射儀主人酌膳筵前獻賓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主人
初獻尸主婦亞獻尸賓長三獻尸此皆獻禮之最尊者也
鄉飲酒主人賓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鄉射遵者入主
人賓爵席前獻大夫燕禮大射儀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
東北面獻于公又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若有諸
公則先卿獻之有司徹主人主婦三獻酌獻侑此獻之亥
焉者也鄉飲酒鄉射主人升賓爵于西階上獻眾賓燕禮
大射儀主人獻大夫獻士于西階上獻庶子于阼階上又
其亥焉者也鄉飲酒升歌三終主人獻工笙奏三終主人
獻之于西階上鄉射合樂後獻工獻笙燕禮升歌畢主人
洗升獻工笙奏畢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大射儀升歌
鹿鳴三終主人獻工鄉射亥射飲不勝後司馬獻獲者司
射獻釋獲者大射儀亥射飲不勝後司馬正獻服不司射
獻釋獲者士虞特牲少牢獻祝及佐食特牲祭畢獻賓獻
長兄弟眾賓眾兄弟內兄弟及有司徹獻內賓于房中獻
私人于阼階上皆執事之人則其殺焉者也蓋行禮時執
事之大者主六皆獻之其餘至旅酬無算爵乃得與也又
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云獻用爵而燕禮大射獻用觚大射
獻服不用徹禮殺故也又案主人獻賓正禮也鄉飲酒之

獻介獻衆賓遵者入公如賓大夫如介鄉射之獻衆賓獻
遵燕禮大射之獻公卿獻大夫獻士及庶子皆交於賓者
也又燕禮大射之主人獻公者尊公不使與賓同也士虞
特牲少牢之三獻此室中事尸之禮不與賓客同唯有司
徹之尸侑乃賓尸于堂之禮始以賓客事之尸如賓侑如
介也合樂畢獻工及笙猶之射禮之獻獲者及釋獲者祭
禮之獻祝及佐食也非賓主人正禮之獻賓及衆
賓獻長兄弟及衆兄弟獻內賓及私人矣亦此類也聖人之
心精密如此

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少退少避疏正義曰注少避校勘記云少釋文作

小避釋文徐葛閩本通解敖氏俱作辟張氏云鄉射經曰
主人少退注曰少退猶少避也經又曰賓少退注曰少退
可逡遁也案釋文少退少逡遁皆作小蓋鄭氏以小稱少
改作小從釋文案避張本亦作辟至監本始作避而毛本
因之陸氏云辟婢亦反一音避然則辟字原有兩音其音
婢亦反者即辟易之辟也今覺改作避又仍依通解音曰
辟音避眘亂之甚○敖氏曰主人西北面于賓席前賓拜
于西階上而主人乃少退則是凡拜皆有相之者矣蔡氏
德晉云賓先拜而後敢受爵敬主人之至也主人少退以
執爵不得荅故少逡巡退避也方氏苞云獻則主賓皆少

退酢與酬皆於拜受爵時少退禮備於初以漸而殺也拜受爵時既少退則拜送爵無庸再退矣

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位復西階上位

疏正義曰賈疏云鄉射云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此不言席前文不具也張氏爾岐云賓進席前受爵復持此爵還西階上位方氏苞云主人拜送爵轉在賓拜受爵之後何也爵既實而以授之非若未洗之先既受之後可因事之閒而奠之也故受者必先拜而後受授者必既受而後拜尊如尸貴如君其禮則同酬則先奠爵而後拜自酢亦然以其爵乃自飲而不以授人也舉觶薦爵亦奠於薦側而不授葢燕與大射乃不敢煩君之受而鄉射鄉飲酒因用於賓大夫以致異敬故賓大夫必辭而坐受以示不敢當也案主人拜送爵賓在西階以執所受之爵不得荅拜故亦少退高氏愈云此主人獻賓第一爵

薦脯醢薦進也進之者主人有司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薦之席前注云進之者主人有司者案周禮膳宰薦脯醢知非主人自薦故云有司也

賓升席自西方升由下也升必中席

疏正義曰注升由下也校勘記云由下通典作猶上○方氏苞云自西方乃不與主人背淩氏釋例云凡賓

升席自西方主人升席自北方鄉飲酒鄉射禮主人獻賓賓皆升席自西方鄉射禮主人獻大夫升席注大夫升席由東方是賓升席自西方遵升席自東方也鄉飲酒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鄉飲酒鄉射賓酢主人主人皆升席自北方將立司正安賓及徹俎主人皆降席自南方鄉飲不云自南方文不具也鄉飲酒主人獻介介升席自北方旅酬主人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經悉與記合燕禮大射但有升筵降筵之文不云升降自何所蓋以禮已具於鄉飲鄉射故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升筵自西方主人獻侑侑升筵自北方與鄉飲酒同蓋祭尸舉儐尸筵尸于戶西南面如鄉飲酒之賓筵侑于西序東面如鄉飲酒之介侑以輔尸如介以輔賓也故主人升筵自北方亦與鄉飲同也侑主人降筵皆自北方與鄉飲酒異者少變於飲酒正禮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賓降席注皆云降席席西也是賓升降皆自西方然則遵升降皆自東方歟　注云升由下也升者賈疏云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今升席自西方云升由下者以賓統於主人以東方爲上也李氏如圭云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賓席東上統於主人淩氏廷堪云此注據鄉射經及賓席東上而言鄉飲酒記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席南方升由下降由上此

據由禮而言皆因文釋之非謂禮之通例如此也故鄉射禮賓升席自西方注賓升降由下也賈疏不得注意微引雖繁而膠葛不明今但據見於經文及注者取以為例經注無文者不敢為之說也

乃設折俎 牲體枝解節折

疏正義曰注節折右俎校勘記云右徐葛閩本集釋在俎通解要義楊氏俱作在○凌氏釋例云凡獻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薦脯醢主人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眾賓辨有脯醢主人獻工薦脯醢主人獻笙薦有脯醢鄉飲酒主人獻介薦脯醢賓若有遵者諸公如賓禮大夫如介禮鄉射司馬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皆薦脯醢燕禮主人獻賓膳宰薦脯醢主人獻公士羞脯醢主人獻卿薦脯醢主人獻大夫胥薦脯醢主人獻工薦脯醢主人獻笙一人辯有脯醢主人獻士士長升拜受觶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一人辯獻士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大射司馬正獻服不有司薦司射獻釋獲者薦脯醢特牲饋食主人獻賓薦脯醢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豆籩主人獻侑主婦薦豆籩主婦獻尸侑不薦者前主人獻尸已薦也但設鉶加糗與腶脩司士羞豕胥而已主人獻長賓宰夫薦脯醢是凡獻酒皆有薦也鄉飲酒主

人獻介俱設折俎鄉射獻賓同燕禮主人獻賓膳宰設折俎主人獻公膳宰設折俎大射獻卿庶子設折俎燕禮卿無俎特牲主人獻賓設折俎有司徹主人獻尸賓長設羊俎主人獻侑司馬設羊俎尸侑豕俎至主人婦獻尸時設之主人獻長賓司士設俎是禮盛者則設俎也鄉射獻獲者及釋獲者大射獻服不及釋獲者皆設折俎服不之俎亦庶子設之禮主於射故亦盛其禮也鄉飲酒賓酢主人薦脯醢設折俎有司徹主人受尸酢主婦薦豆籩長賓設羊俎主婦受尸酢婦贊者薦豆籩司馬設羊俎酢所以荅禮故亦盛其禮與獻同也鄉飲酒介酢主人無薦俎者前賓酢時已具也燕禮大射賓酢主人無薦俎者宰夫為主人辟君也特牲有司徹主人自酢于賓無薦俎者於尸也特牲主人獻衆賓衆賓薦俎設于其位獻長兄弟加衆兄弟加衆賓儀內兄弟加衆兄弟之位儀有司徹主人獻衆賓其薦脯醢與脅設于其位主人獻兄弟其薦脅設于其位主人獻內賓獻私人亦有薦脅祭畢行神惠不同於飲酒故禮雖殺亦薦俎並有也至於士虞禮主人獻祝薦菹醢設俎主人獻佐食無薦俎特牲少牢佐食皆有俎則此亦當有之特牲主人獻祝設菹醢俎主人獻佐食無薦記云佐食俎觳折脊脅膚一離肺一少牢主人獻祝薦兩豆

佐食設俎主人獻兩佐食俎設于兩階之閒主婦賓長獻
祝皆因主人之薦俎蓋祝事神故盛其禮之薦俎並有佐食
事尸故殺其禮有俎而無薦且正祭之獻亦非飲食之通
例也於冠禮醴辭曰嘉薦令芳注嘉善也嘉薦謂脯醢脯
籩實醢豆實凡經所謂薦者指脯醢也又曰凡薦脯醢在
升席先設折俎在升席後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薦脯醢
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賓酢主人薦脯醢主人升席自
北方設折俎主人獻介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鄉
射主人獻大夫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燕禮主人獻
賓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大射主人獻卿乃薦
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皆薦脯醢在升席先設俎在升
席後也有司徹主人獻侑主婦薦豆籩侑升筵自北方司
馬設羊俎主婦受尸酢婦贊者薦豆籩主婦升筵司馬升
羊俎此祭畢飲酒亦薦脯醢在升席先設俎在升席後也
又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薦豆籩賓長設羊俎尸升筵自
西方次賓羞匕湆司馬羞羊肉湆次賓羞羊燔薦設凡五
事主人受尸酢主婦薦豆籩主人升筵自北方長賓設羊
俎次賓羞匕湆司馬羞羊肉湆次賓羞羊燔薦設亦五事
二者皆同惟尸升筵在設俎後主人升筵在設俎先為小
異又燕禮大射賓未升堂之時公已升就席故主人獻公

爵俎皆在升席後也特牲及有司徹賓皆無席但有位而已故主人獻薦俎時無升席之文也至於公食大夫禮設正饌畢賓始升席則食禮異於飲酒之例矣

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於席祭脯醢者以右手

【疏】正義曰敖氏云立于阼階上之東者事未至宓辟拜處也蔡氏德晉云主人於此亦疑立者蓋敬賓之至若以此酒未足以致敬而不敢必賓之卒爵也凡執爵者皆左手祭薦皆右手側見士冠禮程氏瑤田曰堂上立位賓主皆立于序端主人位在阼階東賓在西階西主人西面賓東面文已見於冠禮是經堂上立位見賓當西序之文不見主人當東序之文于堂上立位見主人阼階東疑立之文阼階東者立于序端之謂也及賓酢主人降洗主人降一則曰主人階東南面辭洗再則曰主人復阼階東西面則主人堂下立位當東序又可知矣然則賓西階上疑立其立位亦當序端不見者可互足也惟賓主拜位東西皆在階上上經當楹北面者是也士冠禮記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荅拜雖因孤子冠而言之然於此發凡是其側矣又案大射儀賓酢主人畢賓降立于西階西矣擯者又以公命升賓賓乃升立于西序東面而燕禮射人升賓賓

升立于序內東面皆不云序端者蓋序端乃階上有事之立位今賓已受獻不敢安盛而降復以公命升之是時賓無事矣不得在當事之位

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

興起也肺離之本端厚大者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尚左手者明坐紾之乃絕其末嚌嘗也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惠氏棟云依疏說則弗字衍案疏云弗繚卽弗紾一也則弗字非衍文大祝注引此經亦有弗字但此注及疏俱未明弗字之義○李氏如圭云薦西薦右也凡奠者將舉於右少儀云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反之加於俎也卻仰也繚繚祭也絕絕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此賓用士禮故弗繚主人亦從士禮故下祭如賓禮也祭俎於俎內少儀曰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敖氏曰執本卻左手則絕末覆右手矣絕末以祭者絕其末不皮之處所以爲祭也此與振祭之意相類尚左手嚌之謂舉其左手而右手在下以末授口嚌之也將祭乃尚左手則祭時不然矣加于俎以右手張氏爾岐云卻左手仰其左手也案鄉射禮取矢于楅卻手與覆手對弗繚者直

絕末以祭祭不必繚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末乃絕之絕祭不循其本但絕末而已大夫以上威儀多乃繚士則否經文言弗繚以賓固士也他事但從士禮注疏獨於此處解作繚祭不敢從盛氏世佐云注之誤在以尚左手三字連上句爲義以鄉射禮參觀之鄉射云坐絕祭尚左手嚌之夫鄉射固所稱士禮也絕祭而不繚者也乃其經亦云尚左手則尚左手當連嚌之爲句而弗繚之弗當讀如字吳氏廷華云卻同却縮也右手取肺則伸左手不伸而執本故曰卻鄉射肺離上爲本下爲末繚從肺本循之至末乃絕之又鄉射尚左手嚌之注云右手在下絕以授口嘗之則尚當作上左手在上執本右手在下絕末也肺離離肺也離者離而末絕也褚氏寅亮云注訓繚爲坐絟而不解弗字之義案說文弗撟也又云撟舉也然則鄭意蓋謂舉左手以坐絟肺乃以右手絕其末以祭也弗字易明故不釋也但篇中俱從士禮獨此從大夫禮未詳淩氏釋例曰凡祭薦者坐祭俎者興祭薦者執爵祭俎者奠爵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坐左手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鄉射禮主人獻賓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尚左手嚌加于俎二禮竝同惟鄉飲酒

繚祭鄉射絶祭爲小異耳祭肺用兩手故必奠爵俎高於豆故必興祭用右手執肺本用左手也取肺興祭時乃坐祭畢加俎又興也燕禮大射儀主人獻賓皆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主人獻公皆云公祭如賓禮唯燕禮膳宰贊授肺大射儀庶子贊授肺載賓爲隆蓋即周官大祝九祭之共祭也餘皆無俎大射儀主人獻卿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絶祭不嚌肺興加于俎燕禮卿無俎而大射儀卿有俎者注謂射禮尊也不嚌者自貶於君至於獻大夫以下亦皆無俎與燕禮同也公食大夫禮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士虞禮主人獻祝祝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特牲禮主人獻祝祝又云奠角者文不具也又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主人獻賓但不贊祭餘皆同有司徹主人獻尸司馬羞羊肉湆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反加于俎主人受尸酢司馬羞羊肉湆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絶祭嚌之反加于湆俎此祭畢儐尸之禮尊主人故與尸同也主婦受尸酢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主婦受尸酢與獻侑同惟主婦祭肺奠爵爲異耳又不儐尸

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賓致爵于主婦皆左執爵右祭豆籩後眞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以上竝祭薦者坐而執爵祭俎者與而眞爵蓋祭薦祭俎之正禮也注云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尚左手者明坐紾之乃絕其末者周禮大祝辨九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注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鄉飲酒爲大夫禮故用繚祭云弗繚也姜氏兆錫云弗蓋讀如紼綍之紼拂戾之義淩氏廷堪云說文弗撟也其義可與經注相證案說文弗撟也从丿从乀从韋省又丿右戾也乀左戾也撟舉手也是弗者舉手而有了戾之形繚說文纏也又紾轉也孟子紾兄之臂趙注紾戾也方言軫戾也郭注相了戾也軫與紾音義同是弗繚二字義相通經文連言注祇釋繚不釋弗以其義同也左手執本坐紾之右手乃絕其末以祭而復尚左手以嚌肺尚左手嚌之五字連讀姜說是也諸家從此經者多以弗繚爲不繚與注說違異然經明出繚字爲九祭之一固無庸別爲異議也

坐挩手遂祭酒挩拭也古文挩作說

【疏】正義曰古文挩作說校勘記云釋文坐挩始銳反拭也注帨同今注中無帨字疑說字本作帨故賈疏以內則之帨

釋之浦鏜改說爲帨似有理後凡言古文挩作說故此○李氏如圭云挩手爲絕肺染汙也挩手以所佩挩手扒肺不挩手張氏爾岐云坐以帨巾拭手遂執爵祭酒淩氏釋例云凡祭薦不挩手祭俎則挩手祭薦不挩手說見上祭俎則挩手者考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皆祭肺興加于俎之後坐挩手然後執爵祭酒此見於嘉禮者也特牲禮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及主人獻賓有司徹不儐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賓致爵于主婦亦皆祭肺興加于俎之後坐挩手然後執爵祭酒此見之於吉禮者也蓋祭肺或繚祭或絕祭燕禮之盛用兩手故必奠爵挩手也亦有祭俎不挩手者大射儀司馬獻服不司射獻釋獲皆不奠爵不挩手鄉射司馬獻釋獲者亦同不奠爵用一手則非繚祭絕祭可知禮殺不敢備也士虞禮主人獻祝祝奠爵祭肺特牲禮主人獻祝祝執角祭肺皆不挩手少牢祝俎無肺禮更殺也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受尸酢主婦獻侑主人獻長賓祭俎皆不挩手亦不備禮也至於士虞特牲尸入九飯舉肺脊幹骼肩少牢尸入十一飯舉肺脊幹骼肩舉幹後又舉魚與膳肩方士禮爲盛皆不挩手者有佐食授之尊尸也燕禮公祭俎膳宰贊授肺大射公祭俎庶子贊授肺經並云祭

如賓禮不云挩手與否既云祭如賓禮或亦挩手歟公食大夫禮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與受坐祭挩手此有贊者授之而亦挩手則燕禮大射公祭組皆挩手可知矣案挩手之禮爲絶肺染汗也絶肺之後皆無不挩手而祭酒者尊卑當同之也故經不著其挩手之文其有不言挩手者文不具也鄉射司馬獻獲者雖不言奠爵而注云亦二手祭酒反注如大射則非用一手可知至公食大夫禮有贊者授之而亦挩手則士虞少牢有佐食授之而亦挩手可知禮以敬爲主挩手所以敬也淩氏之說似未確注云挩拭也古文挩似說者胡氏承珙云案賈疏云內則事佩之中有帨則賓客自有帨巾以拭手也據此似經文挩手字本作帨蓋禮經今文作坐挩手古文作坐說手鄭從今文故疊古文云帨作說釋文本今文仍作挩與疏本異挩字說文訓解挩與此無涉帨本帥之或字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帨帨本所以拭手而拭手遂謂之帨手義具通有司徹主婦坐挩手注云挩手者於帨帨佩巾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帨古文帨作說據此注知經文本當作挩手鄭注內則云巾以帨手注少儀引鄉射禮與加于俎坐帨手皆作帨不作挩公食大夫禮賓與受坐祭挩手注挩拭也拭以巾疏云案內則左佩紛帨帨卽佩巾而

云挩拭拭手以巾似挩不名巾者本名帨者以拭手爲名其實名巾故鄭舉其實稱也據此益知經文必皆作帨手鄭訓挩爲拭古文作說者乃假借字鄭所不從案此說是也說文挩帨異義帥爲佩巾之本字帨爲帥之或體許君於禮經多用今文此據禮經今文佩巾字用帨從之也許鄭此條同解淺人疑於帨爲佩巾不得訓拭盡改經注帨字爲挩不知挩巾亦無拭義且以帨拭手謂之帨猶以巾拭手亦謂之巾義本相成也訓詁中此例甚多如幘之本義爲幔而以帷幔覆物即謂之幘帖之本義爲帛書署而以帛署相附即謂之帖皆其類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亦云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有司徹皆言帨手注帨拭也帨手者於帨帨佩巾據賈氏鄉飲公食二疏知經注皆作帨別無挩字

興席末坐啐酒啐亦嚌也

〔疏〕正義曰賈疏云於席末謂於席之尾鄉飲酒義祭薦祭酒敬禮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之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注云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是也啐酒於席末者酒是財賤財之義也敖氏曰席末席西端也無後事而啐酒者欲知其旨而告之也淩氏釋例曰凡祭酒禮盛者啐酒不盛者不啐酒祭肺禮盛者嚌肺不盛者

不嚌肺士冠禮醮用酒冠者祭酒興筵末坐啐酒若醮但啐之而已不卒爵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賓皆祭酒興席末坐啐酒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祭酒興席末坐啐酒主人獻公與賓同皆禮之盛者鄉射禮主人獻遵遵祭如賓禮不啐酒注殺於賓也燕禮主人獻卿遂祭酒不啐酒鄉飲酒主人獻介不啐酒皆禮之殺者特牲主人獻尸尸祭酒啐酒尸醋主人主人祭酒啐酒主人獻祝祝祭酒啐酒主婦亞獻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酳舉奠皆同少牢主人獻尸尸醋主人主人獻祝賓長獻祝上餕嘏主人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受尸酢主婦獻尸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受尸酢皆祭酒啐酒士虞禮主人獻尸主人獻祝經竝云祭酒嘗之嘗酒卽啐酒也亦皆禮之盛者特牲主人獻佐食主人獻賓少牢主人獻兩佐食主婦獻尸主人獻兩佐食賓長獻尸尸醋賓長有司徹主人獻侑主人酬尸主人獻長賓上賓三獻皆祭酒不啐酒亦皆禮之殺者是禮盛者啐酒不盛者不啐酒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祭肺嚌之燕禮大射主人獻亦皆祭肺嚌之皆禮之盛者鄉飲酒主人獻介不嚌肺鄉射禮主人獻遵不嚌肺大射主人獻卿不嚌肺注不嚌啐自貶於君燕禮卿無俎但不啐而已皆禮之殺者士虞禮尸九飯佐食舉肺脊脊授

尸受振祭嚌之特牲尸九飯同士虞特牲主人獻祝特牲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受尸酢主婦受尸酢皆祭肺嚌之皆禮之盛者少牢尸十一飯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經不云祭嚌者文不具也有司徹主人獻侑主婦獻侑主人獻長賓皆祭肺不嚌肺亦皆禮之殺者是禮盛者嚌肺不盛者不嚌肺也鄉飲酒遵者入之禮若公則如賓禮啐酒嚌肺也大夫則如介禮不啐酒不嚌肺也蓋鄉飲鄉射之賓猶之燕禮大射之賓也有司徹祭畢儐尸之尸亦猶飲酒之賓也故皆啐酒嚌肺盛其禮燕禮大射之有公亦猶鄉飲酒鄉射之有遵也諸公爲遵則如賓禮故亦啐酒嚌肺尊之與賓同燕禮大射之有卿鄉射之有遵有司徹之有侑亦猶鄉飲酒之有介也故不啐酒不嚌肺殺於賓及尸也鄉飲鄉射之主人有司徹之主人主婦皆尊故亦啐酒嚌肺如賓尸禮燕禮大射之主人則以宰夫爲之遠下於賓故不特不嚌啐併亦無俎但祭酒而已祝尊於佐食故特牲祝嚌啐佐食不嚌啐少牢祝啐酒佐食不啐酒也少牢祝及佐食俎皆無肺故不祭嚌嘉禮介與卿不嚌啐則卑於介卿皆不嚌啐也吉禮侑與賓不嚌啐則卑於侑賓皆不嚌啐也吳氏廷華云席末坐者蓋不敢當南面正席以主人賓賢故不敢當重禮也下階上

卒爵義同褚氏寅亮云冠禮冠者啐醴不卒觶亦在序末則此之席末啐酒不爲西階上卒爵起見明矣

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

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席末啐酒因降席便故賓主人興降皆由下敖氏云拜乃告旨謝其以旨酒飲己也降席卽拜者欲近於啐酒之處且以別於拜旣也旣拜則坐以告旨凌氏釋例云凡獻酒禮盛者則啐酒告旨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啐酒告旨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啐酒告旨有司徹主人獻尸亦啐酒告旨皆禮之盛者鄉飲酒主人獻介鄉射主人獻大夫皆不啐酒不告旨燕禮大射主人獻卿亦皆不啐酒不告旨有司徹主人獻侑亦不啐酒不告旨皆禮之殺者蓋賓之告旨猶主人之崇酒禮盛者皆有之至於有司徹主婦獻尸尸不啐酒不告旨者則主人獻尸時已啐酒告旨矣且主婦之禮殺亦所以辟主人也又曰凡啐酒於席末告旨則降席拜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席末坐啐酒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於席末坐啐酒有司徹主人獻尸亦席末坐啐酒是啐酒則於席末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

爵興主人荅拜于賓右拜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尸坐奠爵
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經不云降席
者文不具也是告旨則降席拜也蓋正獻時賓主人各三
拜受爵送爵一拜也告旨一拜也卒爵一拜也受爵送爵
卒爵皆拜于階上惟告旨之拜則降席而主人亦於階上
荅拜也又曰凡獻酒禮盛者受爵告旨卒爵拜酢主人禮
殺不拜告旨又殺者不酢主人獻酒拜受爵拜告旨拜卒
爵酢主人如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燕禮大射主人獻賓
有司徹主人獻尸是也不拜告旨如鄉飲酒主人獻介鄉
射主人獻大夫特牲主人獻賓獻內賓有司徹主人獻侑
主人獻長賓是也不酢主人如鄉飲酒鄉射主人獻眾賓
燕禮大射主人獻卿獻大夫獻士特牲主人獻眾賓有司
徹主人獻眾賓主人獻兄弟獻內賓是也不拜卒爵如鄉
飲酒鄉射主人獻眾賓眾賓之長獻工工之長獻笙笙之
長鄉射獻獲者釋獲者燕禮大射主人獻大夫獻士士之
長獻工工之長獻笙笙之長大射不獻笙大射司馬正獻
獲者注不言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也司射獻
釋獲者特牲主人獻眾賓有司徹主人獻眾賓眾賓長獻
兄弟兄弟之長是也不拜受爵如鄉飲酒鄉射主人獻眾
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眾賓獻則不拜受爵獻眾工獻眾

笙燕禮大射主人獻衆工獻衆士燕禮獻衆笙有司徹主人獻衆賓經云衆賓長升拜受爵注云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獻衆兄弟是也至如燕禮大射獻庶子則如獻士之禮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則如獻庶子之禮也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皆於阼階上獻士則於西階上特牲主人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則如賓儀獻衆兄弟則如衆賓儀[illegible]獻內兄弟于房中則如獻衆兄弟之儀也若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不告旨者以酒是己物非禮之殺也有司徹主婦受尸酢不崇酒者辟主人也又主人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荅其長拜又云主人于其羣私人不荅拜是羣私人皆於階上拜受爵主人於其長荅拜與衆賓衆工衆笙衆士衆兄弟不拜受爵之例不同也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

卒盡也於此盡酒者明此席非專爲飲酒起

疏 正義曰敖氏云必西階上卒爵者以爵者於此拜受故也淩氏釋例云凡禮盛者坐卒爵禮殺者立卒爵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介介酢主人鄉射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遵遵酢主人燕禮大射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酢于公主人獻卿特牲禮主人獻賓主人自酢有司

徹主人獻尸獻侑主人受尸酢主婦獻尸獻侑致爵于主
人主人獻長賓主人自酢于長賓賓受尸酢皆坐卒爵是
禮盛者坐卒爵也又鄉飲酒鄉射主人獻眾賓燕禮大射
主人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如獻士之禮左右正內小臣同
大射鄉射獻獲者釋獲者特牲主人獻眾賓獻眾兄弟內
兄弟同有司徹主人辯獻眾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皆
坐祭立飲是禮殺者立卒爵也燕禮大射主人獻公立卒
爵者嫌與賓同也鄉飲酒燕禮獻笙立卒爵獻工坐卒爵
者工不能備禮也特牲少牢獻祝與佐食皆坐卒爵者以
其接神事尸尊之故盛其禮也室中獻尸不云坐卒爵者
蒙上文尸即席坐也少牢云尸升筵遂坐士昏禮婦餕餘
姑酳少牢餕畢主人酳酢皆坐卒爵者以其尊者之餘也
又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燕禮大射主人酬賓有司徹主
人酬尸酬賓皆坐祭遂飲此酬禮之盛者也鄉飲酒鄉射
一人舉觶二人舉觶皆坐祭遂飲燕禮大射二大夫媵爵
皆坐祭遂卒觶特牲主人酬賓坐祭卒觶此旅酬之發端
禮亦盛故坐祭卒爵也至於旅酬無算爵其禮殺則皆立
飲矣獻酬用爵自酬以下皆用觶此又降殺之義也鄉飲
酒記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注隆殺各從
其宜不使相錯惟工不從此禮亦隆殺之例也高氏愈云

凡獻賓之禮飲一爵而賓主各拜者四拜洗一也拜送二也拜旨三也拜既四也○注非專爲飲酒起校勘記云酒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食與疏合 云卒盡也者程氏易田云燕禮亦不在席盡爵然則西階北面坐卒爵乃當禮也云明此席非專爲飲酒起者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義曰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注蓋本此謂卒爵於西階上卽啐酒於席末之義也此說湊得禮意敖說淺矣

右主人獻賓

賓降洗將酢主人 疏 正義曰韋氏協夢云此不言以虛爵降鄉射不言降洗皆互文 **主人降**亦從賓也降降立阼階東西面 疏 正義曰程氏易田云初疑洗當東榮在東序之東矣主人位若直東序洗則當賓洗主人辭洗面皆不順及細閱鄉飲鄉射兩經主人洗皆南面賓辭賓洗亦皆南面賓洗在北面辭主人洗亦皆北面上經賓主辭主人洗也進而東乃北面以西階遠於洗故東行以就主人而賓之卒洗也取爵適洗之南乃北面主人阼階東北面辭洗賓奠爵于篚興對其對也必少西於洗乃得賓主南北相對及主人復東階東西面之位賓復少東行

然後北面盥而卒洗也以主人位直東序而洗又在其東與對既少西面於洗則卒洗必東行而後可旋而北面也若以東字屬下作東北面則鄉射禮明是北面盥洗不得於鄉飲又別異也據此則主人堂下之位直東序益明而上經賓進東北面辭洗此經賓東北面盥楊氏圖二東字並屬下讀誤甚

賓坐奠爵興辭西階前也

疏 正義曰鄉射云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此不言西階前東面以見於鄉射略之也故注本以爲說韋氏協夢云獻賓時不言坐奠爵興此不言坐奠爵階前亦互文

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賓下唐石經衍上字○敖氏云洗南北面別於主人也於賓之取爵也主人復位

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阼階唐石經脫阼字○李氏如圭云凡洗必盥辭洗必既洗而後辭爵已洗則奠之不於篚下此經主人辭洗賓奠爵于篚對則既盥洗矣盥又當如鄉射禮繫之於適洗南之下互之於後耳敖氏曰南面辭洗猶不離阼階東示遜其位而已此主人辭洗在賓盥之先與他禮微異未詳張氏爾岐云前獻賓主人

既盥而後辭洗此則賓未盥而已辭洗故主人奠爵初在篚下繼乃於篚以初未聞賓命也賓奠爵卽于篚以已聞主命也方氏苞云鄉射燕大射皆賓盥洗而後主人辭燕與大射膳宰以君命禮賓自當待其盥洗而後禮主辭此則鄉大夫為國禮賢故賓未盥而先辭遵禮以示下士之誠也若州長習射卽賓為公士亦州中有位於朝者則循禮之常可矣盛氏世佐云盥而後辭洗禮之常也未盥而辭洗變以示重也於此可見古人尊賢之禮

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

疏 正義曰敖氏云凡盥洗於洗南者皆北面此云東北未詳疑東衍文也方氏苞云階下之位主人在洗北賓在洗南故賓辭洗少進東北面而盥洗亦如之主人辭洗西南面而盥洗亦如之盛氏世佐云上言沃洗者西北面此不言者可知也主人在洗北沃洗者在洗南故主人南面而沃洗者西北面沃之便也今賓者在洗南沃洗者在其右故賓方盥洗必東北面邪向之亦取其便也敖氏以東為衍文非也如初者謂一揖一讓也

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禮

疏 正義曰敖氏云如上文降盥以至坐取爵之儀但面位異耳張氏爾岐云如其從降辭對

賓實爵主

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

（疏）正義曰主人在阼階賓自主席前向之故東南面淩氏釋例曰凡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鄉飲鄉射禮主人獻賓畢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畢賓升酌膳以酢主人于西階上此賓酢主人也士虞禮主人獻尸畢祝酌授尸尸以酳主人主婦竝獻賓長三獻同特牲禮尸酌授尸尸以酳主人又主婦獻尸畢酳如主人儀又賓三獻尸卒酢注酢於賓也少牢禮主人獻尸畢祝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拜送爵此正祭時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也有司徹主人獻尸侑畢尸降盥升坐取爵酌注酌者將酢主人又主婦獻尸侑致爵主人畢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注將酢主婦又賓三獻畢在酌致主人後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不儐尸之禮同此儐尸時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也此酢禮之盛者也鄉飲酒主人獻介畢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閒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自酢也獻眾賓不酢鄉射禮主人獻大夫畢大夫遵也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閒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此即鄉飲酒介酢主人之儀燕禮主人獻公畢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

上亦是自酢大射作酌散餘儀同燕禮酌膳此酌散者主於射不主飲酒故也此介遂及公酢主人也特牲禮主人獻賓畢受爵酌酢注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達其意有司徹獻長賓眾賓畢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注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此祭畢飲酒酢主人也皆酢禮之殺者也下此則不敢酢矣又特牲禮主婦致爵于主人畢受爵酌酢又主人致爵于主婦畢主人更爵酌酢又賓致爵于主人主婦畢更爵酢于主人又主人酳餕畢上餕洗爵升酌酢主人少牢禮主人受上餕爵酌以酢於戶內以及不賓尸之致酢則與於賓三獻與餕時亦禮之殺者也

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

疏 正義曰蔡氏德晉云主席在阼而主人在席之南故賓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進爵則北面也高氏愈云主人獻賓則北面賓酢主人則西面面主人自卑而尊賓之意也拜送爵此賓酢主人第二爵張氏爾岐云薦脯醢者亦主人有司薦

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

祭者祭薦俎及酒亦嚌啐

疏 正義曰敖氏云北方席下也主人介席皆南上

不告旨

酒己物也

疏 正義

曰敖氏云酒主人之物也其不告旨不言可知乃必言之者交別之如賓禮也主人不告旨乃亦啐酒者若欲知其美惡以拜宗酒然

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荅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從北方降正也據敖氏以升降皆由下故與注說異注本啐酒席末言之故知從北方降爲由便蓋主人當降自南方以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是爲由便其義精矣褚氏寅亮云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正也降亦有時而從下由便也東鄉西鄉之席以南方爲上則降從南方爲正今旣啐酒於席末則身在北矣故卽由便從北而降轉過席前以適阼階注云由便明本非正也敖氏謂升降皆由下反以此從北方降爲正非也後介不啐酒而自南方降席則從降由上之正矣敖氏欲護前說乃云介尊於禮輕者或得由便則尤非試思介身在席中竝非在南此便何從生乎案鄉射賓升席自西方注云賓升降皆由下疏云主人在東降不由上敬主人然則升降皆由下惟賓耳程氏易田云主人席在阼階上據鄉飲酒義曰坐于東南是已近堂廉矣今自席前乃適阼階上鄉射禮亦然然則賓主拜位卒爵

之位在階上當楣者在主席南幾坐堂廉故主人坐奠爵于上序端其南北之節卽當拜位也

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拜東西牆謂之序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謂徐作爲　云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文敖氏云奠爵于序端拜崇酒之禮然也奠於其所而拜則嫌若拜旣奠爵于能而後拜則嫌若禮畢而更端故以奠於此爲節云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者釋詁文崇酒之義說者各異敖氏云崇重也謂賓崇重己酒不嫌其薄而飲之旣也故拜謝之卒爵乃拜者若曰己飲之乃知其薄熊氏朋來曰崇充也添酌充滿之方氏苞云周官酒正職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注疏五齊以祭不敢副益三酒人所飲故就其尊而益注之義取獻酢旣畢則尊中酒減而益注以崇之惟賓介有崇酒之文正所謂再貳蓋比於中祭也賓介獻酢所減無幾而以此爲崇酒之節者旅酬無算爵皆因賓介而及之耳姜氏兆錫云此謝賓之酢爵也崇之言隆謂之崇酒者謝賓酢之隆施耳如以崇酒爲謝酒惡當於獻賓賓告旨之時不當於酢主主不告旨之後案釋詁崇字三訓崇充也注與熊說本之崇重也敖氏本之崇高也

姜說近之郝氏敬議注說爲鑿盛氏世佐云詳注意蓋謂以惡酒充賓腹故拜以謝也於經義未爲大失然訓崇爲充充字並無酒惡之義勢必添字乃通固不如敖氏之直截也蓋主人崇酒當賓之告旨主人獻賓而賓告旨重主人之旨酒欲己也賓酢主人而主人崇酒己物也卒爵而拜重賓之不嫌其薄而飲之旣也其不於獻賓告旨之時者禮有其節主人獻賓賓以告旨爲節賓酢主人人不告旨則以崇酒爲節也故崇在不告旨之後高氏愈云酬獻之禮賓主皆同惟賓先拜旨酒而後拜旣爵主人先拜旣爵而後拜崇酒此爲小殊凌氏釋例曰凡酢如獻禮崇酒不告旨禮殺者則以虛爵授之鄉飲酒鄉射賓酢主人賓實爵于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有司徹主人受尸酢尸升坐取爵酌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至次賓羞匕湆主人席末坐啐酒執爵興至次賓羞燔後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

主人坐奠爵于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再拜崇酒尸侑皆荅拜是酢酒雖不告旨而崇酒與獻禮異餘皆同也亦有不崇酒者燕禮大射賓酢主人升酌媵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不崇酒此主人以宰夫爲之酒是君物故不崇酒注辟正君是也皆賓酌之以酢主人者鄉飲酒介酢主人升授主人爵于西楹之閒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荅拜鄉射大夫酢主人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閒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荅拜坐祭卒爵拜大夫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崇酒大夫荅拜與鄉飲酒介酢主人同皆以虛爵授主人不自酌蓋禮之殺者鄉飲酒注云介不自酌下酒者賓主共之是也亦崇酒者酒己物也燕禮大射主人自酢于公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則臣與君行禮也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荅拜主婦入

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薦設畢主婦
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
西北面荅拜則男子與婦人行禮也皆與酢之正禮異至
於特牲主人獻賓畢受爵酌酢奠爵拜賓荅拜主人坐祭
卒爵拜賓荅拜有司徹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
在左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與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
爵以與坐奠爵拜賓荅拜則皆祭畢飲酒禮又殺矣又有
司徹賓三獻受尸酢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三獻西
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受之尸升筵南面荅拜坐
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亦尸親酌不以虛爵授賓者尊賓
故盛其禮也又曰凡賓告旨在卒爵前于席西拜主人崇
酒在卒爵後于階上拜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席末坐
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注降席席西也然後賓西階上
北面坐卒爵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席末坐啐酒降席
坐奠爵拜告旨然後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是賓告旨皆
在卒爵前于席西拜也有司徹主人獻尸亦席末坐啐酒
拜告旨然後尸降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儐尸之尸如飲
酒之賓故其例同也鄉飲酒鄉射賓酢主人皆自席前適
阼階上北面坐卒爵拜然後阼階上北面拜崇酒鄉飲酒
介酢主人坐祭遂飲卒爵然後介右再拜崇酒鄉射大夫

酢主人坐祭卒爵拜然後再拜崇酒亦在大夫右拜有司徹授尸酢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拜然後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是主人崇酒皆在卒爵後于阼階上拜也燕禮大射賓酢主人主人卒爵拜後不崇酒者主人本宰夫代公爲之酒非己物故其例異也崇酒必再拜者所以申主人之敬也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 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

【疏】正義曰高氏愈云取觶者將以酬賓也凡所謂酬者意欲其人之飲而其不飲則己先飲以倡之而冀其人之亦飲所謂導飲者也不仍前爵而用觶者一以示更新之敬且器備而多儀亦周之尚文然也李氏如圭云自飲而洗禮貴絜敖氏云主人辭不言奠觶又不言賓對者如上禮可知自飲乃洗者亦象賓之飲己也韋氏協夢云鄉飲禮主人辭降此亦宜然又鄉射禮主人奠觶辭降下有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十一字當以鄉射爲正程氏易田云此第二次取一觶於堂上之篚也立當西席東面賓堂下立位也前

主人降洗賓降卽立於此故於其復位曰當西席東面也此與前經互相足注云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者張氏爾岐云酬酒先自飲乃酬賓故云將自飲獻用爵酬用觶一升曰爵三升曰觶**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象賓之飲己故其拜亦皆與受之於人者同張氏爾岐云先自飲所以勸賓也拜賓者通其勸意也荅拜者荅其勸己也淩氏釋例云凡主人先飲以勸賓謂之酬酬禮行於賓酢主人後用觶不用爵惟先賓主人乃行之鄉飲酒禮賓酢主人後主人實觶酬賓注云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者賈疏云酬酒先飲乃酬賓鄉射禮賓酢主人後主人實觶酬之此主人酬賓之正禮也燕禮大射主人自酢于公後升媵觚于賓此媵賓之觚亦酬也宰夫爲主人降于正主故不曰酬而曰媵觚又二人媵爵于公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媵觚是主人酬賓此是公酬賓宰夫代公爲主人故公亦酬賓也此觶賓卽用以旅酬主人獻卿後再請二人媵爵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此酬是卿舉旅之酒若爲大

夫士舉旅則曰賜不曰酬大射為卿舉旅亦作賜此皆酬
禮之殺者也特牲禮獻眾賓後主人洗觶酧于西方之尊
西階前北面酬賓此觶即後賓旅酬之觶有司徹主人自
酢于長賓後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升酧降酬長賓于西階
南此觶無算爵之觶此祭畢飲酒之酬亦禮之殺焉者也
又有司徹賓三獻尸後主人賓爵酬尸張氏爾岐云特牲
及下不儐尸皆無酬尸之事此特有之賓而不舉則正祭
後以賓客事尸之禮故尸獻酢之後主人酬之如賓也又獻
酒逮及賤者如工笙獲者釋獲者祝佐食之類酢主人惟
賓及介及遵者有之酬酒雖介遵亦無之尊賓之意也祭禮
尸酢主人而下及主婦長賓若酬尸亦惟主人而已益酬
禮惟賓主人得行之儐尸則酬尸如賓獻助祭之賓則又
酬之上大夫儐尸之禮威儀多也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

賓西階上荅拜 疏 正義曰高氏愈云此主人自飲而亦拜者蓋雖自飲而實冀賓之飲故拜以勸之也此主人酬賓第三爵主人飲張氏爾岐云主人導飲訖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

升不拜洗 不拜洗殺於獻 疏 正義曰敖氏云如獻禮如其降後升前之儀張氏爾岐云主人為賓洗爵

故賓降辭如獻時但升堂不拜耳淩氏釋例云凡酬酒不拜洗案獻酒禮盛者共四次拜拜洗在未獻之前一次也拜受爵送爵二次也拜告旨三次也拜卒爵四次也禮殺者則不拜洗也酢酒禮盛者亦四次拜拜洗在未酬之前一次也拜受爵送爵二次也拜卒爵三次也再拜崇酒四次也禮殺者則不拜洗也至於酬酒雖是賓主人正禮亦不拜洗但有三次拜主人自實觶之拜一次也主人自卒觶之拜二次也卒觶之後主人降洗如獻禮升不拜洗至受爵卒爵之時始拜三次也酬酒奠而不舉故亦無卒觶拜也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燕禮大射主人酬賓特牲禮主人酬賓有司徹主人酬尸主人酬賓皆然蓋酬酒之禮又殺於獻酢矣

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已拜主人奠其觶

疏 正義曰敖氏云席前北面便於獻以其不授也奠觶于薦西者主人以此觶不舉不敢親授之重勞賓也凡酬酒有卒不舉者有未卽舉者主人皆奠之而不授其意則同燕與大射及少牢下篇主人酬尸與賓皆授觶與士禮異張氏爾岐云奠觶西欲舉此觶也盛氏世佐云酬奠觶而不授亦殺於獻也

奠于薦右仍是欲賓舉此觶若逆料其不舉而不親授則非主人殷勤之意矣方氏苞云燕大射薦西之酬觶賓時不舉而相授受備其儀以觀示衆人也少牢儐尸之酬爵亦然惟鄉大夫興賢能州長教射則主人奠觶于薦西賓移置薦東而不相授受以當其時不舉則略其儀致士以信直也主人已奠觶賓復遷之以此觶取當取酬主人故更奠以示己受耳

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

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辭辭其奠觶也奠觶酬之正禮也然奠而不授亦不能無降等之嫌故辭之辭之而不獲命乃坐取觶示受也辭及取觶東面復位待主人拜張氏爾岐云賓辭賈疏以爲辭主人復親酌己愚以主人方酌時不辭始非辭酌也仍是辭辭其親奠如鄉射二人舉觶時耳盛氏世佐云奠觶于薦東示不舉也凡奠觶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辭是辭奠敖張二說得之北面奠觶敖氏云由便凡賓於主人所奠之物必坐而遷之以示其不敢當之意且爲禮也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亦各從其便也高氏愈云此主酬賓第四爵賓不飲褚氏寅亮云注謂酬酒不舉故奠於左此通例也

卽記所云凡奠者于左將舉者于右也集說殊誤試思左
右之便豈以堂上下而生別乎又酬觶不舉故奠而不授
又不敢必賓之不舉故仍奠薦右賓則遷於薦左以示不
舉上經之辭辭其奠薦右也謂辭親酌己者非謂辭奠而
不授者亦猶未盡也淩氏釋例云凡酬酒先自飲復酌奠
而不授授媵爵亦如之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卒洗揖讓升
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
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
觶興賓西階上答拜此主人先自飲也又云賓西階上立
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
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是主
人復酌奠而不授也燕禮大射主人酬賓升酌散西階上
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
拜賓答拜此主人先自飲也又云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
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經但云賓受爵不云主人
授爵奠爵當亦如鄉飲酒鄉射奠而不授之例疏謂主人
不坐奠於薦西者非也有司徹主人酬尸東楹東北面坐
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此
主人先自飲也又云主人實觶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
不云主人奠觶者亦文不具也主人酬賓亦然考特牲禮

主人酬賓自飲訖復爵亦先奠觶於薦北此酬酒之例皆奠而不授可知也又鄉飲酒鄉射一人舉觶于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荅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鄉飲酒二人舉觶于賓介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送降洗升實觶皆立於西階上賓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鄉射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同特牲禮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奠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荅拜長皆奠觶于其所是舉觶之例亦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也燕禮大射下大夫二人媵爵于公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又云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媵爵者洗

眾觶升賓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獻卿後媵爵亦同獻士後賓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荅再拜是媵爵之例亦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也至於有司徹主人酬賓自飲畢升酌但云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不云主人奠觶又二人舉觶于尸侑自飲畢升酌但云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不云舉觶者奠觶又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自飲畢升酌但云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荅拜不云後生奠觶皆文不具也又云凡酬酒者奠而不舉禮殺者則用為旅酬無算爵始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坐奠觶于薦西主人拜送後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燕禮大射主人酬賓拜送爵後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有司徹主人酬尸尸拜受爵主人荅拜後尸北面坐奠于薦左是酬酒皆奠而不舉也特牲禮主人酬賓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奠于薦南賓位東面薦北即薦左也薦南即薦右也此觶至嗣舉奠後與兄弟弟子所舉之觶同為旅酬發端有司徹主人酬賓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此觶至旅酬後與兄弟後生所舉之觶同為無算爵

發端皆祭畢之飲酒是酬酒禮殺者即同爲旅酬無算爵始也蓋特牲旅酬之禮同於有司徹無算爵之禮而有司徹旅酬則別使二人舉觶於尸與侑爲之始是士禮殺於大夫也漢儒推士禮而致於天子故鄭注中庸旅酬下爲上引特牲以證之而不引有司徹也

右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爲禮賓謙不敢居堂上

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將降而揖所以禮賓賓降者以主人與介與衆賓爲禮故不敢居堂上也賓降之位其南北之節皆於階西至此始見之也主人降西面于門東張氏爾岐云揖降者主人揖賓而自降賓亦降辟階西俟其與介爲禮也程氏瑤田云賓堂下立位當西序東面前屢見之矣曰當西序則在階西可知至此必見階西之文者賓此時不與主人行禮且明南北不以堂淡故與介辭洗之位不相偭下經主人降洗介降必如賓先立于其位以俟事及辭洗復位自皆立于賓位之南故下注獻酢畢云介降立于賓南也褚氏寅亮云將與介行禮故揖賓示自己將

降之意非揖使同降也賓見主人降亦遂自降矣凡欲入欲升欲降必先揖以示其意禮也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

疏 正義曰敖氏云入門止於其位張氏爾岐云主人三揖至階之時介與眾賓亦相隨至階下今此云以介揖讓升唯有升堂揖讓耳無庭中三揖矣拜如賓禮謂亦拜至如賓也案張說本於賈疏諸家皆不從之方氏苞云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此時介與眾賓尚在門左繼乃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則自門左三揖三讓皆與賓同可知凡賓主同升有讓無揖此篇及鄉射主人揖升燕禮大射賓揖升皆獨升也使無庭中三揖則曰以介讓升拜如賓禮可也鄉射無介主人于眾賓初無三揖是以與眾賓獻酬既畢然後況拜眾賓盛氏世佐云上迎賓拜至節不見介與眾賓隨至面階之事則介與眾賓尚在門西北上之位也此云揖讓升拜如賓禮謂三揖三讓及拜至之禮皆如賓也何得無庭中三揖乎疏誤當以敖說為正張氏惠言云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此謂眾賓也注云或統於堂或統於門則立庭南近門可知鄉射遵者入賓及眾賓皆降復初位注云初位門內東面知不近堂也介於入門後主人未與殊禮則隨眾賓俱在庭中東面其位蓋在

碑以南此時主人至阼階前揖之介東面于其位揖進東
當塗曲北面又揖當碑又揖此揖讓如賓禮也疏非是蔡
氏德晉云是時介猶在門左之位故主人與之揖
讓以升之拜如賓禮如賓主當楣北面之拜也

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

介禮殺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爵即鄉之所負者也介統於
賓而其禮又與之相接故仍用其爵爲賓禮
者賓降至壹揖壹讓升之儀也此時介降之位在賓南介
不拜洗下至賓 注云介禮殺也者鄉飲酒義云主人親速介
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
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至獻酬辭
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
隆殺之義辨矣據此是眾賓之禮殺於介介之禮殺於賓
上迎賓拜至節雖無介與眾賓相隨至階下之文然主人
拜賓及介而至眾賓自入則賓進而介無不相隨之理介相
隨而眾賓亦隨之矣三揖三讓之節繁及介而省則介惟
有升堂揖讓及拜至無庭中三揖可知經於介禮同於賓
者多云如賓禮禮殺于賓者皆明著之諸家
從敖說以駁賈疏亦未考鄉飲酒義之文也

介西階上立

不言疑者省文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凡事未至者皆疑立案疑立者致敬也賓疑立介下賓不得不疑立故知不言疑者省文蔡氏德晉以不言疑立禮殺於賓非是

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介席東面介立西階上在席南故主人西南面鄉之

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主人西南面獻介而介乃北面正方受爵以是推之則賓酢主人主人亦北面受主人獻賓賓其東面受歟盛氏世佐云案儀禮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受爵者皆北面經於賓主人受爵雖不言其何面而於此特見之則其餘從同矣鄉射禮主人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于席前夫拜旣北面則受亦北面可知矣敖氏謂主人獻賓賓東面受非也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

主人拜於介右降尊以就卑也今文無北面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主人獻介乃拜於其右者以其尊降於賓也凡壹上之獻酢皆分階而拜者賓主二人而已其餘則否方氏苞云主人獻介及荅拜皆就西階何也必正主人之位以拜者惟賓一人故禮介必少異於賓又賓介

衆賓工笙大師序進爲禮而主人徧獻酬使一一反其位而拜不勝其勞故自賓以外漸損趨走之節以息主人也高氏愈云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不敢襲獻賓之位也此主人獻介乃第五爵介飲今文無北面鄭不從者胡氏承珙云凡堂上之拜皆北面此主人獻介時西南面介既北面拜受爵主人當北面拜送爵凡拜者同面若無北面嫌於主人尙西面南面故鄭從古文

主人立于西階東 疏 正義曰敖氏云此稍逆其拜處與旣獻賓而立于阼階之東意同西階上非其正位故卽辟之張氏爾岐云在介右而又稍東以設薦之時介方升祭主人無事故立於此程氏易田云此西階東在階上卽上下文介右之文不相遠也與冠禮冠者立于西階東賓字之之位在階下者不同而文不別異者以前後有介右之文又不見降文可以互明也自南方降席卽復西階上位以介席敷於西階上也

薦脯醢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下云介升席自北方是介席南上也席南上則此薦當脯在北方與少牢下篇設侑之豆同矣

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

執爵興主人介右荅拜不嚌啐下賓疏正義曰敖氏云凡所不者下賓不啐酒則必不告旨矣乃著之者詳言之也凡經文有詳言者有略言者其側不一方氏苞云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示禮爲賓設而已不敢當也自南方降席者敖氏云降席適西階上也自南方降者介尊於禮輕者或得由便也主人亦然主人介右荅拜復西就之有司徹侑降席自北方以其卑於介也北面坐者張氏爾岐云西階上北面坐也秦氏蕙田云介位西階西北面而主人立西階東是爲在介右也凡北方以東爲右

右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如賓酢之時疏正義曰洗爲主人將自酢也復反也初謂賓酢之時主人降以下至坐取爵卒洗之禮也方氏苞云凡自酢多由受獻者自卑而不敢亢敵者之禮以相酢也自酢者皆自洗自酌惟鄉飲之介不敢抗禮以酢主人又不敢煩主人親洗故降洗而後以爵授主人蓋燕與大射主人獻公而自酢則更爵而自洗宏也特牲禮主人主婦交致爵則仍其爵以自酢宏也賓致爵于主人

主婦更爵而自酢亦安也介之義則安洗爵以酢主人主人之義則不安洗爵以自酢故其儀獨異焉褚氏寅亮云主人自酢而介乃降洗恐己所飲之爵不潔也

卒洗主人盥

盥者當為介酌

（疏）正義曰敖氏云達介意也褚氏寅亮云注謂盥者將為介酌疏謂自飲而盥者尊介爾說相發明惟尊介故雖代之酌而亦盥也此較達者介意為長

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

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

（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賓主共之故尊當在兩楹間介卑故不敢自酌敖氏云以後篇大夫禮例之介字安在授字上於主人之盥也介立于洗南以俟之主人既盥乃揖而行也介授主人爵者不敢酢也主人受之者亦達介意也凡受獻而親酢一人而已其餘則或所獻者自酢焉此介雖尊視賓為殺故其人酢禮如此然則其初乃得為主人洗爵亦其異者也張氏爾岐云揖讓升一揖一讓升也今但授虛爵不自酌者介卑不敢必主人為己飲也程氏易田云兩楹間賓主敵者授受之常節也惟獻爵必於席故易授受在席前注謂就尊南授之非也然楹間為敵者授受之節謂賓在西階主在阼階彼此往來授受之節若賓主同階則不以楹間為節也介不自酌為下賓者以

酒者賓主共之故賓自酌以酢主人也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荅拜奠爵西楹南以爵獻衆賓【疏】正義曰注以爵校勘記云徐葛閣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當〇敖氏云主人拜于西階西而奠爵于西楹南以其近也其意則與南鄉之奠于序端者同拜介崇酒亦至是乃爲之者因賓禮也高氏愈云此介酢主人凡第六爵主人飲

右介酢主人

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疏】正義曰介降立于賓南賓立西階下當序介次之也方氏苞云在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況鄉大夫興賢能州長敎射賓主相爲禮而以無事者參其閒則無以爲儀故將延介而賓降將延衆賓而介降設不降而疑立於堂以視衆賓之受拜則近於汰故獻酢甫畢卽降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荅壹拜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是時眾賓皆在門內之西主人少南行近於門東乃西南面鄉之而拜拜眾賓為將獻之與賓升而拜至之意相類三拜者旅拜之法也眾賓皆荅壹拜亦荅旅拜之法也此禮三大夫士同之盛氏世佐云主人與賓介行禮之時眾賓同在門西北上之位迨其行禮既畢則眾賓皆進而立於賓介之南矣無庭中三揖者賤不敢當主人之迎也經不著其進立之節文不具也惟其己在賓介之南也故主人不得於阼階下西南面拜之敖說似太泥三拜眾賓與拜至之意相類特不升之於堂而一一拜之是亦以其賤略之也郝氏敬云升堂受爵不拜于堂上禮殺人眾也方氏苞云眾賓長而外皆獻于堂下故於堂下徧拜之○注三拜一拜校勘記云一徐本集釋俱作壹　云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者張氏爾岐云示徧解主人三拜不備禮解眾賓荅一拜不升拜賤也言主人不升眾賓於堂而拜以其賤故略之與賓介升堂拜至者異也朱子曰貫疏云眾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鄉射疏又云眾賓無論多少止為三拜是示徧也然則主人之拜眾賓不能一一拜之但為三拜以

示徧而眾賓之長者三人各答一拜也然經及注疏但言
眾賓一拜而無三人之文未詳其說盛氏世佐云案禮成
於三故一旅拜之法無論眾賓多少但爲三拜以示徧初不
爲賓長三人而設也無經云眾賓皆答一拜亦統指眾賓而
言不專謂三賓也疏欠分明故朱子不能無疑然即以經
文證之則其疑可釋矣旅拜之法大夫士徹有不同大夫
三拜眾賓眾賓答以一拜此及鄉射少牢有司徹所陳是
也大夫尊不敢備禮是也士三拜眾賓眾賓答以再拜士
卑得備禮也敖氏謂此禮大夫士同之始未淡考歟程氏
易田云上經也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時介與眾賓斷無隨
至西階下之事故獻介時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可決其
先之不隨至階矣至於將獻眾賓主人降階西南面二拜
者此及鄉射文俱無揖讓之文眾賓主人與眾賓不相偶而
行故不相揖讓也案有司徹主人猶降南面拜眾賓於門東
三拜眾賓門東北面皆答壹拜注云賓賤純臣也位在門
東又云主人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卒爵取祭以降西面坐
委于西階西南注取祭以降反下位也位在西階西南皆又
云眾賓辯受爵其薦與脅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
東面據此則眾賓有兩位未獻位在門東則拜而進之
其位在西階西南由是言之有司徹其主人卿大夫其賓

純臣初位在門東鄉飲賓賢能也初位在門西卽上經所謂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之位也然則南面三拜衆賓者以其初位在門東西南面三拜衆賓者以其初位在門西如此互相證明則主人初與賓揖進時介與衆賓決然在門左北上之位而不隨至西階下也三拜者統衆賓而拜之衆賓多不專拜其長升受之三人也蓋示徧之禮止於三少牢四人養主人亦祇西面三拜養者也賈氏疏此經謂衆賓各得主人一拜是以三拜爲拜升受者三人誤矣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疏】正義曰主人揖升張氏爾岐云主人自升也衆賓尙在堂下至主人于西階上獻爵衆賓始一一升受之耳經文自明疏以主人升爲揖衆賓升非也方氏苞云主人揖堂下不升之賓故賓爵後特言獻衆賓以揭其義既實爵後然後賓長三人升拜受耳坐取爵于西楹下葦氏協夢云鄉射禮坐取爵于序端而此取爵于西楹下者彼無介主人于阼階上受賓酢訖奠爵于序端故卽于序端取之此有介主人既取爵于序端以獻介而於介右受介酢訖遂奠爵于西楹南故于西楹

下取之西楹下卽西楹南也降洗升實爵案秦氏蕙田云降洗者惟衆賓之長一人其餘二人皆不降洗禮又殺於介矣張氏爾岐云記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當亦從堂下東行辭之疏以爲降辭亦未是於西階上獻衆賓敖氏云總言之也此獻之儀主人盆執爵西南面于西階上衆賓則以次升受之不獻於席前辟尊者禮也於宇衍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李氏如圭云賓介以賢舉衆賓以年序而衆賓之長三人是爲三賓鄉飲酒義曰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敖氏云象其拜者亦北面長其年之差者

主人拜送

於衆賓右疏正義曰方氏苞云不言其地介之獻猶就西階而拜於其右則衆賓可知注云於衆賓右非也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

既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

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少儀小子舉爵則坐祭立飲不記曰立卒爵者不拜既爵敖氏云不拜既爵卒爵不拜也獻而不拜既爵差卑也自別於尊者且亟勞主人之荅己也不拜既爵故當立飲位堂下之位介之南也於此云復則主人揖升之時衆賓其皆進賤盛氏世佐云衆賓皆進當在主人與介行禮甫畢之時不在主人揖升時也敖氏

誤張氏爾岐云一人飲畢授爵降次一人乃升拜受也

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不拜禮彌簡也次三人以下 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自第四以下又不拜受爵愈自別於尊者也張氏爾岐云亦升受但不拜耳方氏苞云不拜受爵不敢煩主人拜送也獻爵而不拜可乎主人之拜衆賓衆賓皆荅一拜正爲衆賓儀略故總行拜獻拜受之禮於階下主人三拜達其意於衆賓衆賓如荅主人所以止於一拜耳韋氏協夢云衆賓不拜受爵主人亦不拜送爵矣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謂三人也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薦之節當在坐祭立飲之後與特牲之衆同無俎矣又旣飲乃薦遠下賓介也不言不祭者可知也張氏爾岐云席次賓介西前經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是也

衆賓辯有脯醢亦每獻薦於其位位在下今文辯皆作徧疏正義曰敖氏云衆賓三人之外者也衆賓長以下其堂下之位繼賓介之位而南盛氏世佐云是時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介降立于賓南故敖知衆賓堂下之位當繼賓介而南也又案此則衆賓自三人之外皆無席亦無南面立于堂上者矣而儀禮圖乃於賓長三席之西復有衆賓之位云南面坐不盡復有東面北上似誤也案

張氏惠言儀禮圖賓長席西無衆賓之位可正楊氏之失注云位在下者堂下立侍不合有席旣不言席故位在下今文辯皆作徧者顧氏炎武曰曲禮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內則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宰辯告諸男名玉藻先飯辯嘗羞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左傳定八年傳子言辯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史記禮書瑞應辯至此皆以辯爲徧惠氏棟云古徧字皆作辯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遂書多古文左傳多古字古言故辯皆以辯爲徧又云鄉射禮司射乃比衆耦辯注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是鄭亦讀辯爲徧胡氏承珙曰鄭於注或用徧或用辯不盡依經文如鄉飲酒云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注辯衆賓之在下二者有司徹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脅注辯徧獻乃薦是辯徧字注則便文通用惟於經則皆依古文作辯鄭於今文假借多依本字此獨不出者疑徧乃後出之字故鄭於今文必皆從辯以存古字古義也案說文云辯治也徧帀也徧爲本義鄭蓋以二字通用已久故不改從今文不得疑徧爲後出字

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不復用也

（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奠爵於堂下洗西之篚示不用也葉氏協夢云爵亦虛爵也凡旣獻而奠者皆虛爵經多不見之

右主人獻衆賓自初獻賓至此爲飲酒第一段

卷五終